

# 老人与海

〔美〕厄·海明威著



Ernest Hemingway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根据 Jonathan Cape, London 1955 年英文本译出

老 人 与 海

[美] 厄·海明威著

海 观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25 插页 2 字数 56,000

1979 年 3 月新 1 版 197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册

(原新文艺版)

书号: 10188·77 定价: 0.25 元

老人与海

[美]厄·海明威著 海 观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 628555

## 内 容 提 要

这是海明威生前出版的一部著名的中篇小说。

它描写一个老渔人驾着一只小船，孤零零地到茫茫大海里去追寻他要战胜的鱼类，历尽千辛万苦，结果失败而归。作者在这部小说里动人地写出了海上的荒凉景象以及老渔人在异常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孤身奋斗的精神，而老渔人和一个孩子之间的纯真的友情，更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这部小说出版以后，曾经引起世界各国文学界的重视，对于这部作品的主题和意义更成为一个热烈争论的题目。



他是个独自在湾流<sup>①</sup>里一只小船上打鱼的老头儿，他到那儿接连去了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有捉到。头四十天上，有一个孩子跟他在一起。可是，过了四十天没有捉到一条鱼，孩子的爸妈就对他说，老头儿现在一定“背运”了（那是形容倒霉的一个最坏的字眼）。他们吩咐孩子搭上另一只小船到海里去，在那只船上，头一个星期就捉到了三条好鱼。孩子看见老头儿每天划着空荡荡的小船回来，心里非常难过，他总要走下岸去，帮他去拿卷起的钓丝，或者鱼钩，鱼叉，以及绕在桅杆上的帆。那一面帆上补了一些面粉袋，收起来的时候，看去真象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

老头儿后颈上凝聚了深刻的皱纹，显得又瘦又憔悴。两边脸上长着褐色的疙瘩，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晒成的肉瘤。疙瘩顺着脸的两边蔓延下去。因为老在用绳拉

---

<sup>①</sup> “湾流”是从墨西哥湾向北流的一条大海流的名字。

大鱼的缘故，两只手上都留下了皱纹很深的伤疤，但是没有一块疤是新的。那些疤痕年深月久，变得象没有鱼的沙漠里腐蚀的地方一样了。

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老迈，除了那一双眼睛。那双眼啊，跟海水一样蓝，是愉快的，毫不沮丧的。

“桑提亚哥，”他俩从系船的地方爬上岸的时候，孩子对他说。“我又能跟你一道下海啦。我家里已经攒了一些钱。”

原来是老头儿把孩子教会了捕鱼的，所以孩子很爱他。

“不，”老头儿说。“你们那只船运气好。还是跟他们一道吧。”

“但是你可记得，你是怎样接连八十七天一条鱼也没捉到，以后我们又是怎样接连三个星期每天都捉到大鱼的吗？”

“我记得，”老头儿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不相信才离开我的。”

“爸爸叫我离开你。我是个孩子，不能不听他的话。”

“我知道，”老头儿说。“这是合情合理的。”

“他没多大的信心。”

“是的，”老头儿说。“可是我们有。你说是不是？”

“是的，”孩子说。“我请您在海滨酒店喝一瓶啤酒，然后我们把打鱼的东西带回家去，好吗？”

“为什么不好？”老头儿说。“打鱼的都是一家人啊。”

他俩坐在海滨酒店，很多打鱼的人拿老头儿开玩笑，老头儿一点也不生气。别的人，那些年老的渔人，都用眼睛望着他，心里替他难过。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感情流露出来，只是轻轻地讲起海流，讲起他们把钓丝送进海水的深处，讲起久久不变的好天气，讲起他们看到的一切。在那一天交了好运的渔人们都已回来，剖开他们的马林鱼，把它们平放在两块木板上，每一块木板的一头由两个人扛着，一摇一晃地走到制鱼场里，在那儿等着冷藏卡车把它们运到哈瓦那的市场上去。捕到鲨鱼的人们把鲨鱼扛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腌制厂去，吊在带钩的滑车上，把它们的肝取出，鳍割去，皮剥掉，肉切成一片一片准备腌制。

刮东风的时候，从海港那边的鲨鱼腌制厂里飘来了一股气味；但是今天只送来一些儿淡淡的气息，因为风往北方刮去，这会儿已经平息，阳光照着海滨酒店，天气是十分可爱的。

“桑提亚哥，”孩子说。

“呃，”老头儿回答。他把酒杯拿在手里，正在想着许多年以前的事情。

“我去替你拿些明天用的沙丁鱼来，好不好？”

“不。你去玩垒球吧。我还可以划船呢，何况还有罗吉利奥会替我撒网。”

“我还是想去。就是不能跟你一道打鱼，我也想替你做

些别的事儿。”

“你已经替我买了一瓶啤酒，”老头儿说。“现在你是个大人啦。”

“你头一趟带我上船，那时我多大岁数？”

“五岁。当年我把一条生龙活虎似的鱼拖上了船的时候，那家伙险些儿把那只船撞得粉碎，你也险些儿给送了命。还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叭哒叭哒地直扑打，船上坐板也裂开了缝，还有你用棍棒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把我扔到船头上放着湿钓丝卷儿的地方，我觉得全船都在颤动，我又听到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象砍一棵树似的，接着一股新鲜的血腥味儿扑遍了我的全身。”

“你真的记得那回事儿吗？还是我告诉你的呢？”

“打我们头一趟一同到海里去的时候起，什么事儿我都记得一清二楚的。”

老头儿用他那双日晒风吹的、坚定的、慈爱的眼睛望着他。

“你要是我自个儿的孩子，我就会带你去冒一冒险了，”他说。“可是，你是你爸爸的，是你妈妈的，你搭的又是一只交了好运的船。”

“我去拿沙丁鱼好吗？我还晓得从什么地方去拿四条鱼食来呢。”



“今天我自个儿还有剩下的。我把它们放在盒子里用盐腌上了。”

“那么让我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老头儿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来没有消失过，现在又象微风初起的时候那样的清新了。

“两条，”孩子说。

“那么就两条吧，”老头儿答应了。“可不是偷来的吧？”

“偷我也愿意，”孩子说。“我可是买来的呢。”

“谢谢你，”老头儿说。他真够天真，在自己谦卑的时候一点也不以为奇。但是他知道他已经变得谦卑，他知道这不是耻辱，而且给真正的高傲也没有带来损失。

“照这样的海流，明天会是一个好日子，”他说。

“你到哪儿去？”孩子问。

“去得远远的，风向一转就顺着风回来。天亮以前我就要出发了。”

“我想叫他也去得远远的，”孩子说。“那么，你要是捉到一条真正的大鱼，我们就可以来帮助你了。”

“他不高兴把船开得很远。”

“是的，”孩子说。“可是我会看见他看不见的东西，象觅食的鸟儿，我看到了就会叫他去追海豚。”

“他的眼睛那样不中用吗？”

“他的眼睛差不多瞎啦。”

“这倒也奇怪，”老头儿说。“他是从来不去捉海龟的。捉海龟才伤眼睛哩。”

“你在摩斯基多海湾捉了好些年的海龟，你的眼睛还是好好的。”

“我是一个古怪的老头儿啊。”

“可是，你现在的力气足够捉住一条真正的大鱼吗？”

“我想是可以的。何况还有许多诀窍呢。”

“我们把东西拿回家吧，”孩子说。“这样我才能够拿了网去捉些沙丁鱼来。”

他们把东西从船上捡起。老头儿扛着桅杆，孩子抱着木头盒子，盒子里盛着盘在一起的、编得很硬的褐色的钓丝，还有鱼钩和带把子的鱼叉。盛鱼食的盒子连同一根棍子放在船梢下面，那根棍子是等到把大鱼拖近船旁边的时候用来把它们打晕的。没有人会偷老头儿的东西，不过还是把船帆和沉重的钓丝带回家去妥当些，因为那些东西沾了露水就不好，同时，老头儿虽然深信当地不会有人偷他的东西，他觉得把鱼叉和鱼钩丢在船上总是不必要的诱惑。

他俩打路上一道走到老头儿的茅棚前面，从敞开的门口走进去。老头儿把桅杆连同卷起的帆靠在墙上，孩子把盒子和别的船具放在桅杆旁边。桅杆差不多有茅棚的一间屋子那么长。茅棚是用大椰子树的坚硬的苞壳，叫做“海鸟粪”的东西做成的。屋子里有一张床，一张饭桌，一把椅子，

泥地上还有一块用木炭烧饭的地方。在用带有硬纤维质的“海鸟粪”的叶子按平了交叠着砌成的褐色的墙上，有一幅彩色的圣心节图，还有一幅柯布雷圣母图。这都是他老婆的遗物。过去墙上曾经悬挂一幅他老婆的彩色照相，他看见了就觉得凄凉，因此他把它拿下了，放在屋角架子上他的一件干净衬衫下面。

“你得吃点什么哪？”孩子问。

“一盆鱼拌黄米饭。你也吃点好吗？”

“不。我回家吃去。你要我替你生火吗？”

“不。过一会我自个儿会生的。不然吃冷饭也可以。”

“我去拿网好吗？”

“当然可以。”

事实上并没有网，孩子记得，他们已经把网卖了。可是他们每天都要编一套这样的谎话。也没有一盆鱼拌黄米饭，孩子也是知道的。

“八十五是一个吉利数目，”老头儿说。“你想看见我捉到一条净重有一千多磅的鱼吗？”

“我拿网捞沙丁鱼去。你坐在门口晒太阳好不好？”

“好的。我有昨天的报纸，准备看一看全球的消息。”

孩子不晓得，老头儿所说的昨天的报纸会不会又是一句谎话。可是老头儿毕竟把那张报纸从床底下取出来。

“帕利哥在酒店里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捞到了沙丁鱼就回来。我打算把你的鱼跟我的鱼一起放在冰上保藏着，到明天早上我俩把它们平分掉。我回来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垒球赛的消息告诉我啦。”

“美国佬队不会输。”

“但是我害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相信美国佬队吧，孩子。想一想那个老狄马吉奥吧。”

“我害怕底特律老虎队，也害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小心点，别连辛辛那提红人队和芝加哥白袜队都害怕起来了。”

“你把报纸看一看，我回来的时候告诉我。”

“你觉得我们买一张末尾是85的彩票好吗？明天就是第八十五天了。”

“可以的，”孩子说。“不过以前你那末尾是87的彩票怎样了呢？”

“倒霉的事儿不会碰到第二遭的。你觉得你能够弄来一张末尾85的彩票吗？”

“我可以订一张。”

“一张就得两块半钱。我们从哪儿去借这笔钱呢？”

“那倒不难。我想可以借到两块半钱的。”

“我想大概我也借得到。不过我尽量不去借钱。头一遭借钱，下一遭就要讨饭。”

“别着凉啦，老大爷，”孩子说。“记住，这是九月的天气

啊。”

“这个月正是大鱼游来的时候，”老头儿说。“什么人都可以在五月里打鱼的。”

“我要捞沙丁鱼去啦，”孩子说。

孩子回来的时候，老头儿正在椅子上睡着，太阳已经西沉了。孩子从床上拿了一条旧军毯，搭在椅背上面，盖在老头儿的肩膀上。那两个肩膀真奇怪，老尽管老了，依然结结实实的，颈脖子也是这样，老头儿睡着了头向前搭拉下去的时候，是不大看得出皱纹的。他的衬衫不知道补过多少次，就象他的那一面帆，补钉也给太阳晒得褪成各种深浅不同的颜色。老头儿的头也同样苍老了，眼睛一闭，脸就跟死人的一样。报纸平放在他的膝头上，给一只胳膊压住，没让晚风把它吹去。他是光着脚的。

孩子又走开了，回来的时候，老头儿还在那儿睡着。

“醒来，老大爷，”孩子喊了一声，把一只手放在老头儿一个膝头上。

老头儿睁开了眼睛。这一会儿，他仿佛正在从老远的路上走回来似的。接着他笑了。

“你把什么拿来啦？”他问。

“晚饭，”孩子说。“我们吃晚饭吧。”

“我肚子不大饿。”

“来，吃吧。你要打鱼，就不能不吃饭。”

“我往常就是不吃饭先去打鱼的，”老头儿说着就站起身来，把报纸拿在手里叠好。然后他又动手去叠那条军毯。

“把毯子围在身上吧，”孩子说。“只要世界上还有我，决不能让你不吃饭就去打鱼啊。”

“那么，祝你长命百岁，保重你自己吧，”老头儿说。“我们吃什么？”

“扁豆拌饭，煎香蕉，还有一点儿燉菜。”

孩子是把这饭菜放在两层的铁盒子里从海滨酒店那边拿来的，他的衣袋里放着两套刀叉和汤匙，每一套都用一块纸餐巾包着。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船老板。”

“我应该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他，”孩子说。“你不必再谢他了。”

“我以后要给他一块大鱼肚子上的肉，”老头儿说。“他帮我们不止一次了吧？”

“大概是。”

“那么我要送他比鱼肚子上的肉更好的东西。他对我们真关心。”

“他送了我们两瓶啤酒。”

“我顶喜欢罐头装的。”

“我晓得。不过这是用瓶子装的，哈杜威牌的啤酒，我

还要把瓶子拿回去哩。”

“你真好啊，”老头儿说。“我们现在就吃吗？”

“我已经问过你啦，”孩子亲切地说。“你没准备好的时候，我是不愿打开饭盒子的。”

“准备好啦，”老头儿说。“我只花了一点时间，把手脸洗了一下。”

你是到哪儿去洗的呢？孩子想。村里的水龙头在大路那边，有两条街那么远呢。孩子想，我应该把水提来给他，还应该带一块肥皂跟一条象样的毛巾来。为什么我这样粗心呢？我还应该替他再弄来一件衬衫和短外套过冬，此外给他一双鞋，一条毯子。

“你的燉菜味道真不坏，”老头儿说。

“把全球赛的消息告诉我吧，”孩子问。

“在亚美利加竞赛组方面，就跟我说的那样，美国佬队赢了。”老头儿眉开眼笑地说。

“他们今天可输啦。”孩子告诉他。

“那没关系。老狄马吉奥又是生龙活虎的了。”

“他们那一队还有别的人呢。”

“当然。可是他的地位很重要。在另一个竞赛组里，布鲁克林队对费拉得尔菲亚队，我认为布鲁克林队一定会打赢。但是接着我又想到狄克·西斯勒和他在老全球场打出的猛猛的那几球。”

“那几球谁也比不上。象他打得那么远的球，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

“你可记得他常到海滨酒店这边来吗？我曾经想带他去打鱼，可是我不好意思对他说。我要你问他，你也不好意思。”

“我晓得。我俩都错得厉害。要是问他的话，也许他会跟我们一道去了。那样一来，我们一辈子也忘记不了的。”

“我很想带老狄马吉奥去打鱼，”老头儿说。“听人说，从前他爸爸就是个打鱼的。也许他跟我们一样穷，会懂得我们的好意。”

“老西斯勒的爸爸一点也不穷，他爸爸象我这么大的年纪，就已经在一个很大的垒球竞赛组里打球了。”

“我象你这么大的年纪，正在开到非洲去的一只装横帆的船上当水手，我还看见过傍晚到海滩上来的狮子呢。”

“我晓得。你对我讲过。”

“我们是讲一讲非洲呢？还是讲一讲垒球？”

“还是讲一讲垒球的好，我以为，”孩子说。“把老麦克格劳的事情对我讲一讲。”

“从前他也常常到海滨酒店来。他一喝酒就非常粗暴，说话又生硬又刺耳，性子真够执拗的。他的脑子里想的又是马又是垒球。至少，不管什么时候，他的口袋里总是揣着马的花名册子，他经常在电话里说到马的名字。”



“他是个大经理，”孩子说。“我爸爸当他是个顶大的经理。”

“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老头儿说。“要是杜洛彻也每年不断地来这儿，你爸爸也会当他是个顶大的经理的。”

“真的，谁是顶大的经理呢？是鲁克？还是迈克·冈查列斯？”

“我想他们分不出上下。”

“不过，要说打鱼，顶好的还得数你。”

“不。比我好的人多着呢。”

“怎么，”孩子说。“会打鱼的很多，打鱼的能手也不少。可是顶好的只有你一个。”

“多谢你。你的话叫我听了真高兴。我希望跑来的鱼不要大得叫我们对付不了就得啦。”

“不会有这样的鱼，只要你身上的劲儿还能象你讲的那样大。”

“也许我的身子没有我想的那样壮，”老头儿说。“可是我懂得好多诀窍，我也有决心。”

“你应该上床去睡啦，这样明天你才有气力。我也要把东西拿回海滨酒店去了。”

“那么祝你晚安，明早我来叫醒你。”

“你真是我的闹钟啊，”孩子说。

“我的闹钟是年岁，”老头儿说。“为什么上了年岁的人醒得这么早呢？为了要过一个长些的日子吗？”

“我不晓得，”孩子说。“我只晓得孩子们爱睡懒觉，睡不醒。”

“我会记得的，”老头儿说。“到时候我去喊醒你得啦。”

“我不乐意让他来喊醒我，这样仿佛他倒比我强些似的。”

“我知道。”

“好好儿睡吧，老大爷。”

孩子去了。

他俩吃饭的时候，桌上连个灯也没有，孩子走开以后，老头儿脱掉裤子，摸黑上了床。他把裤子卷成枕头，把那张报纸塞在里边，然后用军毯裹住身子，睡在铺在破床的弹簧上面的旧报纸上。

他不久就睡去，梦见了他儿童时代所看到的非洲，迤长的金黄色的海滩和白得刺眼的海滩，高耸的海岬和褐色的大山。现在，他每晚住在海边，在梦中听到了海潮的怒号，看见了本地的小船从海潮中穿梭来去。睡着的时候，他闻到了甲板上柏油和填絮的味道，闻到了地面上的风在早晨送来的非洲的气息。

通常，一闻到地面上吹来的风，他就醒来，穿上衣服，前去把孩子叫醒。但是今晚上地面上的风吹来的很早，他在

梦里知道时间太早了，因此继续做梦下去，梦见了从海上崛起的白茫茫的岛顶，梦见了加那利群岛的各个港口和抛锚的地方。

他不再梦见风涛，不再梦见女人，不再梦见惊人的遭遇，不再梦见大鱼、搏斗、角力，也不再梦见他的老婆。他现在只是梦见一些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它们跟小猫一样在幽暗的黄昏中嬉戏，他爱它们象爱那个孩子。他从来没有梦见过那个孩子。他就那样醒了过来，望一望敞开的门外面的月亮，把当枕头用的裤子打开，穿上，然后走到茅棚外面去小便，就顺着大路走去把孩子叫醒。早晨的寒气使他冷得发抖。但是他知道打过抖身上就会暖和些，而且马上他就要把船划到海里去了。

孩子住的那所房子的门没有关，他推开了门，光着脚悄悄地走了进去。孩子睡在前面一间屋子的小帆布床上，老头儿借着从外面射进来的暗淡的月光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他轻轻地拿起孩子的一只脚，把它握在手里，孩子给弄醒以后，转过脸来对他望着。老头儿点了一点头，孩子便从床旁边的椅子上拿过他的裤子，坐在床上把裤子穿上。

老头儿走出了门，孩子跟在后面，还是打瞌睡，老头用胳膊搂住他的肩膀，说了声“真抱歉”。

“怎么，”孩子说。“男子汉就应该这样。”

他俩一路上往老头儿的茅棚走去，在这条路上，黑暗里

有一些光脚的人们在扛着他们的桅杆走着。

走进老头儿的茅棚以后，孩子把一卷一卷的钓丝放进篮子里，拿起鱼叉和鱼钩，老头儿把桅杆连同收起的那面帆扛在肩膀上。

“你想喝咖啡吗？”孩子问。

“我们先把要用的东西放在船里，然后再喝点咖啡吧。”

他俩在一个卖东西给渔人吃的早市上用炼乳罐头喝了咖啡。

“您睡得好吗，老大爷？”孩子问。他现在清醒过来了，虽然好不容易才驱走睡魔。

“睡得好，曼诺林，”老头儿说。“我觉得今天很有把握。”

“我也这样想，”孩子说。“现在我得去拿您的沙丁鱼了，还有我的，还有您的新鲜的鱼食。我们那条船上的东西他自个儿去拿。他死也不肯要谁去扛一件东西。”

“我们跟他两样，”老头儿说。“你五岁的时候我就让你扛东西了。”

“我晓得，”孩子说。“我一会儿就回来。您再喝一杯咖啡吧。我们跟这儿有账的。”

他走开了，光着脚在珊瑚石上走着，往放鱼食的冷藏室那儿走去。

老头儿慢慢地喝着他的咖啡。这是他今天一整天的饮食，他知道他应该把它喝下去。很久以来，吃饭一直是教他

厌烦的事情，他从来没有携带过吃食。他在船头上放了一瓶水，这就是他一整天需要的东西了。

一会儿，孩子拿了包在报纸里面的沙丁鱼和两个鱼食回来，于是他俩脚下踩着沙石，沿着一条小路走到小船那边，把船解开，轻轻地滑到水里去。

“祝你好运，老大爷。”

“祝你好运，”老头儿说。他把桨上的绳结儿套在桨架上，然后弯下身去，把桨叶往水里一撑，在黑暗里开始划出了港口。别处海滩上也有其他一些船只驶出海去。这时月亮已经落了山，老头儿虽然看不见那些船，却听得到桨叶落水 and 划动的声音。

偶尔一只船上有人在说话。但是除了荡桨的声音以外，大多数船只都是静悄悄的。他们一出港口就分散了开来，每一个人直向他希望找到鱼的那一块海面上驶去。老头儿知道他越走越远了，他已经把陆地的气息抛在后面，驶进了黎明时分的海洋的清新气息里。在海里划过一段地方的时候，他看见从湾流的野草里发出的磷光，渔人们把那一段地方叫做大井，因为那儿有一个突然下陷的七百英寻的深渊，由于海流碰在海底的峭壁上造成的漩涡，各种鱼都麇集在那儿。在这深不可测的水穴里，聚集了小虾、小鱼，有时候还有成群的乌贼鱼，这些小鱼族在夜里游到靠近水面的地方，大鱼游到那儿就把它吃掉。

老头儿在黑暗里可以感觉到早晨的来到，他一面摇桨，一面听见飞鱼出水时的颤声，听见它们在黑暗里凌空而去的时候从绷紧的翅膀上发出的唼唼的声音。他非常喜欢飞鱼，因为它们是在海洋上的主要的朋友。他替鸟雀们伤心，特别是那弱不禁风的黑色的小海燕，它们永远在飞翔，永远在张望，然而多半是永远找不到任何东西。他想，“鸟儿的日子过得比我们还要苦，除非是鹰鹫和那些强大的鸟儿。为什么海洋有时候这样残忍，而象海燕一类的鸟儿却又给弄得那么柔弱，那么纤细呢？海洋是仁慈的，十分美丽的。但是她有时竟会这样的残忍，又是来得这样的突然，那些在海面上飞翔的鸟儿，不得不一面点水搜寻，一面发出微细而凄惨的叫喊，这种鸟儿啊，生来就柔弱得没有抗拒海水的力量。”

他一向把海叫做 *La mar*①，那是人们爱海的时候用西班牙话叫她的一字眼儿。爱海的人们有时候也说些对海不满的话，但是他们的口气里总是把海当做一个女性。一些年青的渔人，用浮标当做支持钓丝的浮子、并且在鲨鱼肝卖了很多钱以后买了小汽艇的，都把海洋叫做男性的 *el mar*。他们把海当做一个竞争者，或者当做一个地方，甚至当做一

---

① 西班牙文，*La mar* 是把海当做阴性的称呼，*el mar* 是把海当做阳性的称呼。

个敌人。但是老头儿总是把海当做一个女性，当做施宠或者不施宠的一个女人，要是她做出了卤莽的或者顽皮的事儿呢，那是因为她情不自禁。月亮迷住了她象迷住了一个女人一样，他想。

这时，他不慌不忙地划着船，也不需要使出多大的力气，因为他保持着一定的速度，同时除了海流偶然打个旋儿以外，海面是一平如镜的。他让海流替他做三分之一的工作，天快亮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已经来到远远地超过他希望在此刻能驶到的地方了。

我在深渊上面花了一个星期的工夫，可是没有一点儿收获，他想。今天我一定要找出鲑鱼和大青花鱼的鱼群在什么地方，也许会有一条大鱼跟它们在一起呢。

天还没有大亮的时候，他已经送出他的鱼食，让船随着海流漂去。一个鱼食送下四十英寻的深处。第二个鱼食送下七十五英寻的深处。第三个和第四个鱼食分别送到大海下面一百英寻和一百二十五英寻的海里去了。每一个鱼食都是头朝下悬着的小鱼，鱼肚里包着一个鱼钩的把子，系得紧紧、缝得牢牢的，鱼钩的一切突出部分，钩儿，尖儿，都用新鲜的沙丁鱼遮住了。每一条沙丁鱼都是穿过眼睛挂在钩子上的，在钩钩突出的部分构成了半个花环的模样。不论钩钩的哪一部分，凡是能给大鱼碰到的，都是香喷喷的，挺有滋味的。

孩子给了他两条新鲜的小金枪鱼，或者叫做青花鱼，它们象坠子一样挂在两根送得顶深的钓丝上，他在别的钓丝上挂的是以前用过的一条大鲭鱼跟一条黄色的小梭鱼；那两条鱼依旧保存得很好，而且还有新鲜的沙丁鱼替它们添上了香味，使它们有吸引力。每根钓丝都象一根大铅笔那么粗，给拴在一根暗绿色的竿子上，只要大鱼朝鱼食上一拉或者一碰，就会使那根竿子浸在水里，每根钓丝有两个四十英寻长的卷儿，它们可以接在别的多余的卷儿上，必要的时候，一条鱼可以拉出三百多英寻长的钓丝。

现在老头儿注视着三根竿子都浸在船边的水里，他慢慢地划着，把钓丝送到适当的深处，一上一下的让它成一条直线。天大亮了，过不多久太阳就要出来了。

淡淡的太阳从海上升起，老头儿看见别的船只低低地伏在水面上，船头都对着海岸，在海流中散开，向着海岸驶去。一会儿太阳越来越明亮了，耀眼的光芒射在水而上，随后越上升越红，平滑的海面把太阳的光芒反射到他的脸上，剧烈地刺痛了他的眼睛，因此他就把眼光移到一旁，只管划下去。他朝水里面看，望着一直伸到暗黑的深水里的钓丝。他把钓丝垂得比什么人都直些，这样，在黑魆魆的暗流的每一层上，都会有一个鱼食恰好在他所希望的地方等待着游到那儿的鱼来吃。别的人呢，就让钓丝随着海流漂去，有时候钓丝实际上在十六英寻的深处，可是那些渔人还以为它



们在一百英寻的深处呢。

他想：我把钓丝放在十拿九稳的地方。不过我就是没再走好运。可是谁知道呢？也许今天就要走运。今天又是一天啊。走运当然好。但是我宁肯把什么都安排得分毫不差。那么运气来的时候，你也就有个准备了。

又过了两个钟头，太阳升得更高了些，他望着东方的时候不再觉得象先前那样刺眼了。现在他所望得见的只有三只小船，看去都显得低矮，远远地靠在海岸的旁边。

他想：初出的太阳把我的眼睛刺痛了一辈子。不过我的眼睛还是很好的。傍晚的时候，我可以直瞪着太阳，眼前不会发暗。太阳光的力量在傍晚更要强烈些，可是在早上它却教人痛苦。

这时他看见一只老鹰鼓着长长的黑翅膀在他前面的天上打着转儿飞翔。马上它疾速地斜着翅膀降落下去，然后又盘旋起来。

“它准是捉到什么东西啦，”老头儿提高嗓子说。“它不光是寻找啊。”

他缓慢地，一直朝着老鹰盘旋的地方划去。他一点儿也不慌，把他的钓丝一上一下地扯得挺直。但是他靠近水流一点儿，这样他依然很准确地在打鱼，虽然他的动作比起他不打算利用那只老鹰的时候要快些。

老鹰在天空里越飞越高，还在打着转儿，可是翅膀一动

也不动。然后它忽然俯冲下去，老头儿看见一条飞鱼从水里跃出，从水面上拚命地飞过去。

“海豚，”老头儿大声说。“一条大海豚。”

他把桨放在桨架上，从船头下面拿出一根细小的钓丝。钓丝上有一根粗铁丝和一个中等大小的钓钩，他把一条沙丁鱼挂在钓钩上。他把钓钩从船边上放下去，系在船尾的一个螺丝圈上。他又在另一根钓丝上安上了鱼食，让它盘绕在船头的阴暗地方。然后他又划起船来，望着那只长翅膀的黑色的猛禽在水面上低低地飞来飞去。

他正在凝神注视的时候，那只老鹰又忽然往下一降，歪着翅膀俯冲下去，然后追在飞鱼后面，疯狂地但是徒劳无益地抖着它的翅膀。老头儿可以看得出一些大海豚在追赶着脱逃的鱼时把海水掀得微微鼓了起来。海豚在飞逃的鱼底下划破水面，准备一旦鱼落下它就首先飞快地钻进水里。他想：这儿有一大群海豚啊。它们散布得很广，飞鱼恐怕很少脱逃的机会了。老鹰也不会占到便宜。飞鱼的身子大到不是老鹰可以捉到的，何况它们又飞得太快。

他望着飞鱼一再从水里冒出来，望着那只老鹰的徒劳无益的行动。他想：那一群鱼儿已经跑开。它们跑得太快，太远了。但是，也许我会找到一些失群迷路的鱼儿，也许我的大鱼就在它们周围呢。我的大鱼一定在什么地方。

陆地上面的云彩现在象是巍峨的山峦似的升到上空

去，海岸只剩下长长的一条绿色的线，背后是一丛淡青色的小山。现在水是深蓝色的了，深得几乎变成了紫色。他低下头朝水里望去时，看见深蓝色的水里纷纷筛出的红色的游走的小生物，和太阳幻成的奇异的光辉。他凝神地望着他的钓丝，看见那些钓丝笔直地没入水里看不见的地方，他很高兴看到那么多游走的小生物，因为这说明了那儿有许多鱼。太阳现在已经升到天空去，它在水里所幻成的奇异的光辉，说明了今天天气晴朗，陆地上面的云彩的形状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现在那只老鹰几乎连影儿也看不见了。水面上，除了几片黄色的、给太阳晒得变白了的马尾藻，除了那紧靠着船边漂浮的一个紫色的、成形的、虹彩灿烂的水母的胶质的气囊以外，什么东西都没有。那只气囊先把身子歪到一边去，然后又恢复原状。它象个气泡似的兴高采烈地漂浮着，它的长长的深紫色的触丝在水里拖了一公尺长。

“海水给败坏啦<sup>①</sup>，”老头儿说。“你这个婊子。”

他轻轻地荡桨的地方朝水里望去，看见一些小鱼，颜色变得跟那些拖长的触丝一样，并且在触丝的中间、在漂浮的气囊所构成的阴影下面游走着。气囊上的毒伤害不了

---

<sup>①</sup> 原文“Agua mala”在科学名词上叫做“赤潮”，意思就是海水某一处败坏，变成了红色。

它们。但是人类就不同了。老头儿钓鱼时，如果气泡上有几根触丝挂在一根钓丝上，粘糊糊，紫微微地缠在那儿的话，那么他的胳膊和手就会有那种如同从有毒的常春藤和橡树上感染到的伤痕和肿痛。不同的是：败坏的海水中的毒传染得很快，而且痛得跟鞭梢抽打的一样。

带虹彩的气泡很美丽。然而它们是海里极其虚幻的东西，老头儿喜欢看见巨大的海龟去吃它们。海龟看见它们以后，就从正面爬到它们跟前，然后闭上眼睛，身子完全缩在龟甲里，再把它们连着触丝一并吃掉。老头儿喜欢看海龟去吃它们，他喜欢在一场风暴过后在海滩上踩在它们身上，喜欢听到他用他的起了老茧的硬脚底踩在上面时它们砰地爆裂的声音。

他喜欢那些青龟和玳瑁，喜欢它们的优雅的动作，行走的速度和宝贵的价值。他对那硕大无朋的笨拙的红海龟抱一种友好的轻视态度，那些海龟的甲板是黄色的，它们恋爱的方式是奇怪的，而且闭上了眼睛兴致勃勃地去吃水母。

他对海龟不抱神秘的看法，虽然他坐在小船上去捉海龟已经有许多年了。他替所有的海龟感到伤心，甚至那些跟小船一般长，称起来有一吨重的大棱龟。很多人对待海龟是残忍无情的，因为把一个海龟切开、杀死以后，它的一颗心还要跳动好几个钟头。但是老头儿却在想：我也有这样一颗心，我的脚和我的手也跟它们的一样啊！为了使自

己身上有力气，他也吃白色的龟蛋。他吃了整整的一个五月，这样到了九、十月就会身强力壮，可以去打真正的大鱼了。

他每天也从一只大鼓形桶里舀一杯鲨鱼肝油来喝，那只鼓形桶是放在许多渔人寄存渔具的一个小棚子里的。那只桶放在那儿，凡是想喝的都可以去喝一杯。大多数打鱼的都讨厌那油的味道。但是喝这种油并不比在那么早的时候从床上起来更叫人受不了，而且喝下去还可以预防伤风感冒，对眼睛也有好处。

这时老头儿抬起头来，看见那只老鹰又在打着转儿了。

“它找到鱼啦，”他提高嗓子说。可是没有一条飞鱼冲到水面上来，也没有鱼食散布开去。老头儿正在望着的时候，一条小金枪鱼忽然跃到半空去，一转身头朝下掉进水里。金枪鱼在太阳下映出银白色的光，掉进水里以后，别的金枪鱼一个接着一个冒上来，纷纷地跳到四下里去，搅得水花四溅，一跳几丈远地去追鱼食，绕着它打转儿，在后面赶着它。

老头儿想：要不是它们跑得太快，我会捉住它们的。他望着鱼群把海水翻腾得白浪滔天，老鹰现在也扑下来，钻到小鱼群里去，那些小鱼在一阵恐慌中被迫浮到水面上来了。

“老鹰真是得力的帮手，”老头儿说。正在这时候，船梢的缆绳在他脚下突然绷紧，因为他在那儿打了一个活疙瘩

的缘故，于是他放下了桨。当他把绳抓牢，开始把它拽回来的时候，他感觉到绳给小金枪鱼拉得沉甸甸地直抖。他越把绳往里拽，绳抖得越厉害，接着他看见水里蓝色的鱼背和金光灿烂的两侧，然后他把它从船舷上拉过来，扔到船里去。鱼躺在船梢太阳下面，它很结实，形状象个子弹，直瞪着两只迟钝的大眼睛，它的灵巧的、迅速抖动的尾巴劈劈拍拍地摔在船板上，越抖越快，摔得连一点气力也没有了。老头儿好意地打着它的头，踢着它，它的身子依然在船梢的阴暗处抖动。

“大青花鱼，”他嚷起来。“它可以当做很好的鱼食。称起来怕有十磅重呢。”

他已经记不起他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独自高声说话的了。往年他曾经独自歌唱，有时候在夜里歌唱，那是轮到他独自在渔船上或者在捉海龟的船上掌舵的时候。当他孤单单的时候，当孩子不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大概他才大声说起话来。但是他已经记不起了。他跟孩子一道打鱼的日子，通常只是有必要才交谈几句。他们的交谈是在更深夜静，在风涛险恶得不能开船的天气里。一般人认为，没有必要不在海上交谈是一桩好品德，老头儿也抱这样的看法，因此他就尊重这一桩品德，可是现在他把他心里想说的话高声地说出好多次了，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受到他的打扰。

“要是有人听见我在这儿高声说话，一定会把我当成发

了疯，”他提高了嗓子说。“但是既然我没有发疯，我就毫不  
在乎。有钱的人还可以坐在船上听收音机，可以听到收音  
机里关于垒球赛的消息呢。”

他想：现在不是想到垒球赛的时候啊。现在只应该想到  
一件事。应该想到的是我生来干什么的。他想：那一个鱼  
群的周围很可能有一条大鱼。我拣到的也只是正在喂大鱼  
的那些大青鱼中间一条失了群的鱼，不过那些鱼游得远，游  
得快罢了。今天，凡是露出水面上来的，都游得很快，都游  
到东北去了。难道会有什么花样吗？或者，这是不是我猜  
不透的一种天气的征兆呢？

现在他看不见绿色的海岸了，他所看到的只是青青的  
山和那仿佛白雪皑皑的山峰，以及山峰上面的白云，那白云  
看去象是高耸的雪山似的。海水是黑黝黝的，阳光在水里  
映出五彩斑斓的光柱。游走的生物所幻成的万点霞光，已  
经被高空的太阳所淹没，在老头儿把他的钓丝笔直地插入  
一英里深的水里时，他所看到的也只是从深邃的蔚蓝的海  
水里映出的辉煌夺目的光柱。

金枪鱼(打鱼的把所有这一族的鱼都叫做金枪鱼，只在  
把它们出卖或者用它们交换鱼食的时候，才叫它们各自的  
正式名字)又沉到海底去了。现在太阳灼热起来，老头儿后  
颈脖子上感觉到太阳的热力，划船的时候汗珠一滴一滴从  
脊背上流下来。

他想，我大可以让船自在地飘流，我睡觉去，用一个绳扣儿系在我的脚趾上，让它随时把我弄醒。不过今天是八十五天了，我应该在这一天好好儿钓鱼才成。

正当他目不转睛地望着钓丝的时候，他看见伸在水面上的一根绿色的竿子急速地坠到水里去。

“好啊，”他说。“好啊，”说着连船也没撞一下就把桨放在桨架上。他伸手去拿钓丝，把它放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的中间轻轻地握着。他觉得钓丝不紧，也不重，攥在手里很轻松的。接着钓丝又动了一下。这一次是试探性的一拉，拉得既不硬又不猛，他确切地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了。下面一百英寻的深处，一条马林鱼正在吃着盖在钩尖和钩把子上的沙丁鱼，手制的钩子就是从那儿的小金枪鱼的头上伸出来的。

老头儿灵巧地握着钓丝，同时用左手把它从竿子上轻轻地解下来。现在他可以让它从他的手指上滑动，不使鱼感到丝毫的拉力。

他想：躲在这么远的地方，它这个月一定会长得肥肥的了。吃吧，鱼啊。吃吧。请你吃吧。那些小鱼儿长得多嫩，可你偏要躲在下面六百英尺的地方，躲在那黑魆魆的冷水里。从黑暗里再转一个身，回来把它们吃掉吧。

他感觉到轻轻的、小心的一扯，接着又是猛烈的一拉，这时一定有一个沙丁鱼的头不容易从钩子上扯去。然而结



果却没有半点儿踪影。

“来啊，”老头儿敞开了嗓门说。“再来一次吧。闻一闻它们看。那些小鱼儿不是很美吗？趁着新鲜的时候马上把它们吃下去，回头还有金枪鱼呢。又结实，又凉，又美。别害臊了吧，鱼。把它们吃下去吧。”

他把钓丝拿在大拇指和食指中间等待着，在盯着那根钓丝的同时也盯着别的钓丝，因为鱼可能一忽儿游上来，一忽儿游下去。不久又发生了那同样的小心的一扯。

“它会吃下去的，”老头儿放大了声音说。“求上帝帮助它吃下去吧。”

可是它并没有吃下去。它溜走了，老头儿什么也感觉不到。

“它不会溜走的，”他说。“绝对不会溜走的。它不过转一转身儿罢了。也许它以前上过钩，现在还有些儿记得吧。”

一会儿他觉得钓丝轻轻地动了一下，他高兴起来。

“这只是它在转身，”他说。“它会上钩的。”

感觉到下面轻轻的扯动，他很开心，接着他又觉得有一件硬邦邦的东西，重得叫人不能相信似的。这分明是鱼身上的分量，因此他就松手让钓丝滑下去，下去，下去，把两卷备用的钓丝也松开了一卷。钓丝从老头儿的手指中间轻轻地滑下去的时候，他依旧感觉到沉重的分量，虽然他的拇指

和食指上的压力几乎已经觉察不到了。

“多大的鱼啊，”他说。“现在它把它斜衔在嘴里，正在带着它一道儿游动呢。”

它会转过身来把它吞下去的，他想。他嘴里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因为他知道，一件好事儿一经说破，恐怕就不会成功了。他知道那条鱼多大，他猜想那条大鱼嘴里正在横衔着金枪鱼在黑暗里游开去。这时他觉得那条鱼突然停下不动了，可是依旧沉甸甸的。接着下面越来越重了，他又松下一段钓丝。这一会他使足了拇指和食指上的劲儿，于是钓丝上的重量增加了，一直传到水底下去。

“它上钩啦，”他说。“现在我让它好好儿吃吧。”

他让钓丝从他的手指头中间滑下去，一面伸出左手，把两个备用钓丝卷儿松开的一头系在另一根钓丝两个备用钓丝卷儿的活结上。现在他一切都准备好了。他现在有了三个四十英寻长的钓丝卷儿，还有他正在使用的那个卷儿。

“再吃一点儿，”他说。“好好儿吃吧。”

他想：把它吃了吧，让钓钩的尖儿戳进你的心里，把你弄死。大大方方地上来吧，让我把鱼叉刺到你的身上去。得，你准备好了吧？你已经饱餐了很久吗？

“得！”他大叫一声，同时用双手拚命收着钓丝，收进了一公尺长，然后收了又收，使出胳膊上的全副力气和支持身

子的重量，两只胳膊轮换地甩动着绳子。

一点影儿也没有。大鱼慢慢地游开去了，老头儿不能把它提上来一英寸。他的钓丝很结实，是用来钓大鱼的，他把它放在脊背上拽，由于绷得太紧，钓丝上面的水珠都溅出来。然后钓丝在水里开始慢慢地发出一阵唼唼的声音，但他依旧把钓丝握紧在手里，坐在座板上鼓起了劲儿拚命地支撑着，仰着身子去抵抗鱼拉钓丝的拉力。小船慢慢地向西北方飘去了。

大鱼不慌不忙地游着，鱼、船和人都在平静无波的水上慢慢地飘流。别的鱼食还在水里，可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要是孩子在这儿多好啊，”老头儿大声嚷着说。“我给鱼拉着跑，倒变成一根系缚绳的短桩啦。我可以把钓丝系紧，不过这样一来它就把钓丝扯断了。我一定要拚命牵住它，它要钓丝的时候就把钓丝放长些。谢天谢地，它还在游着，没钻到海底去。”

如果它要钻下去，我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如果它竟然钻进海底去，死了，我该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可是我一定要想点儿办法出来。我能做的事情还多着呢。

他抓紧了背在脊梁上的钓丝，目不转睛地望着钓丝浸在水里的斜线，望着小船一直向西北方飘去。

老头儿想：这就会送它的命啦。它可不能永远这样啊。但是，四个钟头以后，那条大鱼照旧拖着这只小船不慌不忙

地向着浩渺无边的海面上游去，老头儿呢，照旧毫不松劲地拉住背在脊梁上的钓丝。

“我是中午把它钓住的，”他说。“可是我一直没有看见过它。”

他在钓住那条大鱼以前，就把草帽拉下来，紧紧地扣在头上，脑门都给草帽勒痛了。他也渴得要命，因此他便跪倒下去，小心地不扯动钓丝，爬到船头上他够得着的地方，伸出一只手去把那只水瓶拿过来。他揭开水瓶盖，喝了一点儿水，然后靠在船头上。他靠在取下来的桅杆和帆上坐着，竭力不去想什么，只在忍耐下去。

他再回过头去看时，陆地已经从眼前消失了。那没关系，他想。我总可以凭着哈瓦那的灯火回来的。再过两个钟头，太阳就要落下去了，也许它在太阳落下去以前就会上来。要不然，也许它在月亮出现的时候上来。再不然，也许它在太阳出来的时候上来。我的手脚不会抽筋，我有的是力气。倒是它的嘴给钩住了。可是它能这样的拉钓丝，该是多大的一条鱼啊。它的嘴一定给铁丝堵得严严的。我很想看到它。我希望能够知道我钓住的究竟是一条什么鱼，哪怕只看一眼。

就老头儿望着天上的星星所作出的判断看来，那条大鱼通夜没有改变路线和方向。太阳落下去，天气变冷了，老头儿汗干了以后，他的脊梁上、胳膊上和老腿上都是冷冰冰

的。白天，他把盖在鱼食盒子上的麻袋取下，摊在太阳下面晒干。太阳落下去以后，他用它裹住他的颈脖子，好让它披挂在他的脊背上，然后他再小心地把它从压在他的肩膀上的那根钓丝下面塞过去。麻袋垫在钓丝下面后，他就弯下腰去倚在船头上，这样他就差不多很舒服啦。他这一种姿势实际上只能说是勉强好过一点儿，可是他却认为简直可以算得上是舒服了。

他想：我拿它没办法，它也拿我没办法。只要它还是照这样下去，大家一点办法也没有。

一度他站起身，打船边向外面小便。他望着天上的星，核对航行的方向。钓丝从他的肩膀上一直落下去，在水里象一道磷火似的闪出光来。现在他们飘流得更慢了，哈瓦那的灯火不那么辉煌了，他知道海流一定正在载着他们往东方飘去。他想：要是看不见哈瓦那的灯火，我们一定是更往东方去了。因为，如果鱼游的路线不改变的话，我一定还有好几个钟头可以看到那儿的灯火。他想：我不晓得垒球大联赛今天的结果怎样。要有收音机听一听多快活。于是他又想：心里总是惦记着这个玩艺儿。想一想自己正在干着的事儿吧。切不要做蠢事啦。

一会儿他又敞开喉咙嚷起来，“要是孩子在这儿多好啊。好让他帮助我，让他瞧一瞧这种景况。”

他想：一个人上了年岁可不能孤零零的。但这又是免

不了的事儿。为了保养身体，我一定要记住趁着金枪鱼没有腐烂的时候就把它吃掉。记住，不管你吃得下多少，你也必须在明早把它吃掉。记住呀，他自言自语地说。

夜里，一对小海豚游到小船的附近，他听到它们在翻腾，喷水。他可以辨别出公的发出的嘈杂的喷水的声音和母的叹气似的喷水的声音。

“它们都很和气，”他说。“它们在一道儿玩耍，寻开心，你爱我，我爱你的。象飞鱼一样，它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啊。”

然后他可怜起给他钓住的那条大鱼来。他想、它真了不起，真稀奇，而且谁知道它有几岁呢？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猛的鱼，也没看过动作这么奇怪的鱼。也许它太狡猾，不肯跳来跳去的。它只消一跳，或者往前猛的一冲，它就可以要了我的命。但是也许它以前不知给钓住过好多次，它知道这是顶好的一个跟我搏斗的方法。可是它不知道跟它搏斗的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老头儿呢。话又说回来，这条鱼多么大，肉要是好的话，它在市场卖的钱可多啦。它吃起鱼食来象一条公鱼一样，拖起钓丝来也象一条公的，它斗起来不慌不忙。我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主意，还是跟我一样没有一点办法呢？

他想起了从前他把一对马林鱼钓起一条的时候。公鱼总是让母鱼先吃东西，而那条上了钩的鱼——母鱼呢，给钓住以后，就疯狂地、惊慌失措地、没命地挣扎起来，不久就弄

得筋疲力尽了。那条公鱼一直跟住她，从钓丝旁边穿过去，在水面上跟她一同打着转儿。它紧靠在钓丝的旁边，老头儿生怕它用它的尾巴把钓丝一下子劈断，那条尾巴跟大镰刀一般快，大小和形状也差不多跟镰刀一样。老头儿用鱼叉把她叉上来，用棍子揍她，抓住那长剑似的嘴跟她的沙纸似的边儿，又迎面朝她的头顶上打下去，直打得她身上的颜色差不多变成了跟镜子的背面一样，然后他才和孩子两个人把她抬上船。这时候那条公鱼还是一直待在船旁。以后，当老头儿在收拾钓丝、整理鱼叉的时候，那条公鱼一纵身跳到船旁边的高空里，看一看母鱼在哪儿后，又落下来钻进水深的地方去，它的淡紫色的翅膀——它的胸鳍——张大了开来，它身上的所有淡紫色的宽大的条纹也都露出来了。老头儿想起：它真美，它一直是待在那儿的。

老头儿想：这是我生平看到的顶伤心的事儿了。孩子也非常难过，因此我们请求了她的宽恕，马上动手宰了她。

“要是孩子在这儿多好啊，”他又大声说，他紧靠在船头圆圆的厚木板上，感觉到从他曳在肩头的钓丝上透过来的那条大鱼的重量，那根钓丝朝着大鱼所选择的方向缓慢地移动了开去。

老头儿想：由于我干下了对不起它的事儿，它也必须作出一个选择了。

它的选择就是待在一切圈套、引诱和诡计都奈何它不

得的黑魆魆的深水里。我的选择呢，就是到那什么人也没有去过的地方把它找出来。到那世界上什么人也没有去过的地方去。现在我跟它碰在一起了，从中午就碰在一起了。我和它谁也没有个帮手。

他想：也许我不该干打鱼的这一行。然而我生来就是干这一行的呀。我一定要记住：不等到天亮就把金枪鱼吃掉。

天亮以前没多久，有什么东西拉掉了他背后的一个鱼食。他听到竿子折断的声音，钓丝开始从船边上冲出去。他在黑暗里去掉他那把小刀的刀鞘，身子往后一仰，拚命忍住大鱼压在他左肩膀上的重量，把钓丝抵在船边上割断。然后他又去割断另一根离他最近的钓丝，摸着黑去系那备用的钓丝卷儿松开的两头。他用一只手灵活地打着结子，一只脚踩住钓丝卷儿，把结子拉得紧紧的。现在他有六盘备用的钓丝卷儿了。给他切断的每个鱼食上有两盘钓丝卷儿，给大鱼衔住的那个鱼食上有两盘钓丝卷儿，现在它们都连在一起了。

他想：天亮以后，我再回过头来对付那四十英寻深处的鱼食，也把它割断，把备用的钓丝卷儿连起来。我的二百英寻长的加塔鲁尼亚<sup>①</sup>的好绳、钓钩和粗铁丝统统都要丢

---

<sup>①</sup> 西班牙的一个海港。



掉了。这些东西都还可以再去找。但是，如果我钓上了别的鱼，让它搅得我丢了这条大鱼的话，那么再到哪里去找这条大鱼呢？我不知道刚才上钩的是什么鱼。可能是一条马林鱼，或者是一条箭鱼，或者是一条鲨鱼。我根本没有弄清楚它。我把它扔得太快了。

他又拉开了嗓门喊道：“要是孩子在这儿多好啊。”

但是孩子并不在这儿，他想。这儿只有你孤零零的一个，你现在最好还是去收拾那最后一根钓丝吧，管它摸黑不摸黑，剪断了它，把两盘钓丝卷儿连结起来。

他就这样做了。在黑暗里干起活儿来真麻烦，这时那条鱼一下子掀起了一道大浪，把他冲得脸朝下跌倒在船里，眼皮下也划破了一个口子。血打他的腮帮子上流下来一点儿，没流到下巴上就凝结住，干了。于是他硬撑着走回船头那边去，靠在木板上。他把麻袋按平，轻轻地把钓丝换到肩头的另一个地方，然后用肩膀把它撑住，小心地试探着鱼的动静，再用手摸一摸船在水里行驶的速度。

他想：我不懂干嘛它把船颠簸得这样东倒西歪的。钓丝在它那宽大的脊梁上一定滑来滑去。当然它的脊梁不会象我感到这样痛。但是，不管它身子有多大，总不能够把我这只船永远这样拖下去。现在凡是会惹麻烦的什么东西都丢掉了，我有了一大盘备用钓丝。一个人所能得到的也不过如此吧。

“鱼啊，”他温和地、高声地说，“我到死也要跟你在一道儿。”

老头儿想，我猜他也会跟我在一道呢。于是他在等待着天明。现在正是快要破晓的时分，天气冷飕飕的，他就抵着木头取暖。它能撑多久我就能撑多久，他想。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钓丝就往外伸，钻进水里去。船不住地在走，太阳一出来，光线就落在老头儿的右肩膀上。

“它往北游去啦，”老头儿说。“海流要把我们远远地带到东方去了。我希望那条鱼随着海流的方向游去。那就说明它疲倦了。”

太阳升得更高的时候，老头儿才知道鱼没有疲倦。只有一个好现象，那就是：钓丝的斜度说明了它已经游到较浅的地方来。那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要跳，然而它可能跳起来的。

“让它跳起来吧，”老头儿说。“我有足够的钓丝可以对付它。”

他想：要是我把钓丝稍微拉紧一点儿，也许就会惹得它跳起来。现在既然天已经大亮，让它跳一跳吧，那么它的沿着脊骨的液囊里就会充满空气，它也不会钻到海底死去了。

他竭力把钓丝拉紧，但是钓丝自从鱼上了钩到现在已经绷紧到快要折断了，他把身子仰到后面去拉钓丝的时候

就觉得硬邦邦的动也不能动，他知道他不能拉得更紧了。他想：我再也不能够那么猛的一拉了。猛拉一次，就会把鱼钩在嘴里所挂的口子加宽一些，那样，果真它跳起来，它就会把钩子甩掉。管它呢，横竖太阳已经不那么刺眼，只要我不直瞪着它就得啦。

钓丝上挂着黄黄的海藻，老头儿知道那只是增加了一件拖着鱼的东西，所以他很高兴。正是这种黄色的马尾藻在黑夜里放出那么多的磷光。

“鱼啊，”他说。“我爱你，而且十分尊敬你。可是，我要趁着这一天还没有过去的时候把你弄死啊。”

他想：但愿能够这样吧。

一只小鸟儿从北方朝着小船这边飞来。这是一只鸣禽，在水面上飞得很低。老头儿看得出它是非常疲倦了。

鸟儿飞到船梢上，在那儿歇一口气。然后它又飞起，在老头儿的头上打着转儿，最后落在钓丝上面，在那儿它显得要舒服些。

“你多大了呀？”老头儿问鸟儿。“这是你初次的远游吗？”

他说话的时候鸟儿直瞪着他。它太疲倦啦，钓丝稳当不稳当，它连看也不看一下，它的两只细小的脚抓紧了钓丝，在上面晃来晃去。

“稳当的，”老头儿对它说。“太稳当啦。昨天晚上没有风，

你不应该那么疲倦的。真奇怪，鸟儿们为什么要这样呢？”

他想，是因为老鹰飞到海面上来找它们。但是他没对小鸟儿说出来，因为横竖它不会懂得他的话，而且很快它就会知道老鹰的情况了。

“好好休息一会儿吧，小鸟儿，”他说。“然后你再试一试你的机会，人，鸟儿，鱼，不都是这样的吗？”

他越讲越兴奋，因为他的脊梁在夜里已经变得硬挺挺的，他真的觉得痛了。

“鸟儿，乐意的话，请住到我家里去吧，”他说。“我很抱歉，不能趁着现在刮起小风的时候把帆挂起，把你收容到我家里去。可是我总算有个朋友在一起了。”

正在这当儿，那条大鱼突然把船扯得晃荡了一下，老头儿给拖得倒向船头那边去，要不是他撑住一股劲儿，放出了一段钓丝，他准给拖到海里去了。

钓丝猛地一拉的时候，鸟儿已经飞走，老头儿甚至连看也没看见。他用右手轻轻地去摸钓丝，发现那只手正在流血。

“它一定给什么东西弄伤啦，”他高声地说，一面把钓丝拉回，看一看能不能叫鱼转个弯儿。但是当他拉到快要折断的地步时，他就拉住了不动，然后把身子往后仰着去抵挡钓丝的张力。

“鱼，你现在也觉得痛了吧，”他说。“可是，老实说，我

也觉得痛啦。”

他朝四下里张望那只鸟儿，因为他很盼望它来跟他作伴，可是鸟儿已经飞走。

老头儿想：你没在这儿待多久啊。可是，在你没有飞到岸上去的时候，你飞去的地方总是风狂浪涌的。怎么我让鱼那么猛的一拉就把我的手划破了呢？一定是我太笨了。也许是因为我只顾望着那只小鸟儿，想着它的缘故。现在我得当心我的活儿，过后还得把金枪鱼吃下去，我才不会没力气。

“要是孩子在这儿多好啊，而且我还希望有点盐呢，”他又嚷起来。

他把钓丝的重量换到他的左肩上，小心翼翼地跪了下去，伸出手放到海水里去洗，在水里浸了一分多钟的工夫，望着一缕缕的血流了开去，望着海水随着小船的前进在他手上不住的拍打。

“它游起来慢得多啦，”他说。

老头儿很想把那只手在海水里放得时间久些，但他害怕鱼又把船弄得猛的晃荡起来，于是他站起身，抖起精神，把手举起来放到太阳下面去晒一晒。割破他的手的也不过是一根飞快地滑出去的钓丝，可是割破的正是手上活动的部分。他知道事情没有办完以前他还需要他这双手，所以他不愿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让手给割破。

“得，”他把手晒干的时候说，“我非要吃小金枪鱼不可了。我可以用鱼钩去把它钩过来，坐在这儿舒舒服服地吃掉它。”

他跪下去，用鱼钩在船梢下面掏到了金枪鱼，留心着不让他碰到钓丝卷儿，把它钩到自己身边来。他仍旧用左肩撑住钓丝，左手和左胳膊都使足了劲儿，然后把金枪鱼从鱼钩上取下，再把鱼钩送回原处。他用一只膝头压在鱼身上，从鱼的头颈到鱼尾巴，把深红色的鱼肉一长条一长条地割下来。条子都是楔形的，他把它们从靠近脊骨的地方一直割到肚子的边沿。当他割成六片的时候，就把它们摊在船头的木板上，在裤子上擦一擦刀子，提着鱼尾巴，把骨头扔到水里去了。

“我看我吃不下整整的一条鱼，”说着他拔出刀切开了一条鱼肉。他感觉到钓丝给拉得动也不能动弹，左手又忽然抽起筋来。那手紧紧地贴在粗绳上，他对它轻蔑地望着。

“这算是什么样的手啊，”他说。“想抽筋你就抽筋，变成一个鸟爪子吧。可是这对你不会有好处的。”

“快点，”他想，同时朝漆黑的水里望着斜斜的钓丝。“马上把它吃掉，手上的力气就会大起来。也难怪这只手，你跟大鱼已经搞了好些钟头了，而且你还会永远跟它这样搞下去的。马上把金枪鱼吃掉吧。”

他拿起了一块鱼肉，把它放进嘴里，慢慢儿嚼下去。味道挺不坏的。

他想，好好儿嚼，把汁水都咽下去。要是跟白柚子，或者柠檬，或者和盐一道吃，那倒也不坏。

“手啊，你觉得怎样呢？”他问那只僵硬得几乎跟死尸一样的抽筋的手。“我要替你多吃一点儿。”

他把被他切成两片的那块肉的另外一片也吃了下去。他细细地嚼着，然后把皮吐出。

“怎么样，手？是不是现在还不能知道呢？”

他又拿过整整的一块鱼肉，嚼着。

“这是一条肉很壮、血很旺的鱼，”他想。“我幸而捉到的是它，不是海豚。海豚太好吃啦。这条鱼简直不好吃，可是吃下去就有力量。”

他想：话又说回来，专讲究实惠真没意思。我还盼望能够有点儿盐呢。我不知道太阳会不会把剩下的鱼肉都给晒坏了，晒干了，所以倒不如把它统统吃下去，虽然我现在不饿。那条鱼现在挺从容，挺自在的。我一定要把剩下的肉统统吃掉，然后我就有力气对付它了。

“手，忍耐些吧，”他说。“我是为了你才吃东西的。”

他想：我希望能够把那条鱼也给喂一喂。它是我的兄弟啊。可是我一定得把它弄死，而且我一定得有力气去弄死它。他慢慢地、心安理得地把所有楔形条子的鱼肉都吃

了下去。

他伸直了腰，在裤子上擦了一擦手。

“喂，”他叫了一声。“手，你别管钓丝啦，当你还在抽筋的时候，我会单独用右胳膊去对付它的。”他用左脚踩住原先拿在左手里的沉甸甸的钓丝，把身子仰到后面去撑住压在他脊梁上的拉力。

“上帝帮助我，让我手上的抽筋好了吧，”他说。“因为我不知道大鱼还要干什么。”

他想：可是它似乎从容不迫，并且还在照着它的计划做去。他想：它的计划是什么？我的计划又是什么呢？因为它的身子太大，我必须赶紧做出我的计划来对付它的计划。它要跳，我就可以弄死它。可是看光景它会永远这样待下去了，我也只好跟它一道儿永远这样待下去。

他把那只抽筋的手放在裤子上擦了一擦，想使手指活动活动。可是它还不能伸开。也许太阳出来的时候它会伸开吧，他想。也许要等我把生金枪鱼消化了以后。如果非它不可，我一定不顾一切地把它伸开。但是我现在不愿意硬伸它。让它自己伸开，心甘情愿地好转过来吧。归总一句话，夜里需要把每根钓丝解开来系在一起的时候，我把它使用过度了。

他朝海面上望去，他知道现在他是多么孤单。但是他可以望见深黑的水里的灿烂的光柱，望见伸到前面去的钓



丝以及那种平静的奇异的波动。云彩正在堆积起来，等待贸易风来到，他向前望去，看见一群野鸭从水面向上飞去，蚀刻似的映衬在天空，它们一忽儿消失了，一忽儿又在天空出现，他知道，一个人在海上决不会孤单的。

他想，有些人害怕坐在小船上飘到望不见陆地的海上去，而他們又知道自己恰好是在天气往往会突然变坏的月份里。可是此刻正是刮飓风的月份，而在没有飓风的时候，刮飓风的月份的天气又是一年最好的天气了。

要是飓风即将到来，而你又在海上的话，你总会在前几天就看到天上有刮飓风的征兆。他想：他们在岸上看不到，因为他们不知道看什么。陆地对于云彩的形状也一定是有影响的。但是现在不会有飓风刮来了。

他望一望天空，看见一堆堆雪白的积云，象是和谐地叠在一起的冰淇淋，上面，映在九月的高空的，是羽毛似的薄薄的卷云。

“微微的风，”他说。“鱼啊，这个天气对我比对你更有利些。”

他的左手仍旧在抽筋，他慢慢地张开它。

他想：我恨抽筋。这是对自己身体的背叛。吃下腐败的菜得了痢疾或者因此呕吐起来，是在别人面前丢脸。但是抽筋呢（他想到 Calambre<sup>①</sup> 这个字），是已丢自己的

<sup>①</sup> 西班牙文，“抽筋”的意思。

脸，特别是在孤单单的一个人的时候。

他想：要是孩子在这儿，他会替我揉一揉，从小胳膊揉松下去。不过，它总会松过来的。

接着，他用右手一摸，觉得钓丝的拉劲儿跟以前不同，一转眼他看到水里钓丝斜度的改变。然后，当他弯着身子扳住钓丝，把左手放在大腿上不停地拍打的时候，他看见钓丝斜斜地慢慢冒上来。

“它上来啦，”他说。“快些吧，手，请快些吧。”

钓丝慢慢地、不断地往上升，然后船前边海面上鼓出了一块，鱼露出来了。它没完地往上冒，水从它的身边往四下里直涌。在太阳里，它浑身明亮耀眼，头，背，都是深紫色的，身段两边的条纹给太阳照得现出了一片淡紫色。它的吻长得象一根垒球棒，尖得象一把细长的剑，它的全身都从水里露出来，然后又象潜水鸟似的滑溜溜地钻进水里去。老头儿看见它那镰刀片似的大尾巴没入水里，钓丝也飞快地滑下去。

“它比小船还长两英尺，”老头儿说。钓丝飞快地、但是稳稳当当地滑下去，那条鱼没有受到惊慌。老头儿现在竭力用双手去攥住钓丝，使得钓丝不至于被鱼扯断。他知道，如果他不能使出一定的劲儿叫鱼游得慢一些，鱼就会把钓丝统统拖去，把它扯断。

他想：这是一条大鱼，我一定要叫它服服帖帖的。我一

定不能让它知道它的力气多大，也不能让它知道它要跑掉会有什么办法。我要是它，我一定要用尽力量，直到把它扯断为止。但是，感谢上帝，它们可不象我们杀它们的人这样聪明，虽然它们比我们更崇高，更有力些。

老头儿看见过好多条大鱼。他看见过许多重有一千多磅的鱼，往日也曾捉到过两条那么大的，不过不是他一个人捉到的。现在他是孤单单的一个人了，而且已经飘到看不见陆地的海上，跟比他所看见过、所听说过的鱼都要大的一条最大的鱼连在一起，而他的左手依旧握紧得象缩在一起的鹰爪。

他想：抽筋会好的。左手一定会好了来帮助我的右手。有三件东西是亲兄弟：鱼和我的两只手。抽筋一定会好的。手不应该抽筋。鱼游得又慢下来，用它寻常的速度在游了。

老头儿想：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跳。大概它是跳一跳让我看看它有多大吧。横竖我现在是知道了，他想。我希望我也能够让它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人。不过，要是那样的话，他就会看到这只抽筋的手了。让它把我当做比现在的我更有男子汉气概些吧，事实上我一定会那样的。他想：我希望我是那条鱼，用它所有的一切来对抗我仅有的意志和智慧。

他舒舒服服地靠在木板上，疼痛的时候就忍受。那条鱼不慌不忙地往前游去，船在黑黢黢的水里慢慢地移动着。

从东方吹来的一阵风激起了一道小浪，到正午的时候，老头儿的左手不抽筋了。

“鱼，这是你的一个坏消息啊，”他说，把钓丝从搁在他肩膀上的麻袋上换一换位置。

他很舒服，但又很痛苦，虽然他压根儿不承认他的痛苦。

“我不信教，”他说。“但是，如果我能捉到鱼，我要说十遍‘我们在天之父’，十遍‘福哉玛利亚’，我许愿，如果我捉到它，我要去朝拜柯布雷地方的圣母。这就是我许下的心愿。”

他开始机械地作起祷告来。有时候他太疲倦，记不住祷告文了，于是他就飞快地说下去，以便能够顺口说出来。他想：说“福哉玛利亚”比说“我们在天之父”容易些。

“万分恩典的圣母，上帝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间是有福的，你的儿子耶稣也是有福的。圣洁的圣母玛利亚，现在以及在我们死亡的时刻替我们有罪的人祈祷吧。阿们。”然后他又加上一句：“蒙恩的圣母，祈祷这条鱼死去吧。虽然它是了不起的。”

作完了祷告，他觉得心里舒畅得多，可是他还是跟以前一样痛，也许还要痛得厉害一点儿，他靠着船头的木板，开始机械地搬弄起他左手的指头来。

虽然风在缓慢地飘起，现在太阳已经灼热了。

“我最好把那根小钓丝重新放上鱼食，从船梢上垂到水里去，”他说。“要是鱼决定再待一个晚上，我就需要再吃一点东西，可是瓶里的水已经减少了。我想，在这儿除了一只海豚以外我是得不着别的东西的。但是如果我趁着很新鲜的时候去吃它，味道一定不错。我希望今晚上会有一条飞鱼跳到船上来。可是我没有灯光去吸引它们。飞鱼生吃味道真不坏。我也不用把它切碎。现在我一定要节省精力了。基督，我没有想到它是这么大啊。”

“话又说回来，我一定要弄死它，”他说。“尽管它是那样大，那样的了不起。”

他想：虽然这是不仁不义的事儿，我也要让它知道什么是一个人能够办得到的，什么是一个人忍受得住的。

“我告诉过那孩子，我是一个古怪的老头儿，”他说。“现在我一定要证实这句话。”

他证明了一千次都落了空。现在他又要去证明了。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开端，他也决不去回想过去他这样做的时候。

他想：我希望它睡去，这样我也能够睡去并且梦见狮子了。为什么狮子是我留在脑子里的一件主要的东西呢？他自言自语地说：别想吧，老家伙。靠在木板上休息去，什么事儿都别去想它。它正在出力干活哩。你呀，你气力花得越少越好。

已经到了下午，船依旧慢慢地、不断地在移动。但是东风给行船添上了阻力，老头儿听凭小小的波浪把他和船轻轻地飘去，压在他脊背上的绳子使他感到比以前舒服些，滑溜些了。

下午，有一次钓丝又冒上来。然而鱼只是在稍微高一些的水里继续往前游去。太阳晒在老头儿的左胳膊上、肩膀上，晒在他的脊背上。他知道鱼已经转到东北方去了。

因为那条鱼他看过一次，他可以摹想出它此刻在水里游泳的情形，它那紫色的胸鳍象是翅膀似地大张着，一条直竖的大尾巴在黑暗里穿过。老头儿想：我不知道它在那样深的水里看东西怎么样。它的眼睛很大。一匹马的眼睛比它的小得多，在黑暗里也看得见东西。以前我摸黑看东西也挺不错，可不是在漆黑的地方。那时候我看起东西来几乎象一只猫。

太阳加上他的手指头不断的活动，现在他左手上的抽筋完全停止了，他开始在左手上多用了一些力气，松动松动他脊背上的肌肉，把绳子从勒痛的地方挪开了一点儿。

“鱼啊，要是你没累乏，”他高声地说。“那你可真奇怪透顶啦。”

他现在觉得非常疲乏，他知道夜晚马上就要来到，因此他竭力去想别的事儿。他想到全球大联赛，也就是他所说

的 Gran Ligas<sup>①</sup>，他知道纽约的美国佬队正在跟底特律老虎队比赛呢。

他想：比赛已经比过两天了，可我还不知道结果哩。但是我一定要有信心，我一定要对得起老狄马吉奥，他这人什么事儿都做得漂漂亮亮的，即使象他脚后跟上的鸡眼那样的疼痛，他也毫不在乎。他自问自答：什么叫做“鸡眼”？Un espuela de hueso<sup>②</sup>。我们没有。那象一只斗鸡用后爪踢在人的脚后跟上同样的疼痛吗？我想我忍受不了那个，公鸡一只眼甚至两只眼睛瞎了还照常斗架，这个我也忍受不了。人比起野鸟野兽来并不强得多。我还是宁愿做那只待在黑魑魑的水里的动物。

“除非鲨鱼游来，”他敞开了嗓门说。“要是鲨鱼游来的话，上帝可怜它也可怜我吧。”

他想：你认为老狄马吉奥跟一条鱼待在一起的时间会和我一样久吗？我相信他会的，而且会比我待的时间更久些，因为他年青力壮。再加上他爸爸是个打鱼的。不过“鸡眼”会不会使他痛得太厉害了呢？

“我不知道，”他高声说。“我从来没有鸡眼。”

太阳落下去的辰光，为了替自己增加信心，他回想起在

---

① 西班牙文，“大联赛”的意思。

② 西班牙文，“鸡眼”的意思。

卡萨布兰卡一家酒馆里的时候，他跟从西恩菲哥斯来的一个力气最大的黑人码头脚夫比赛过抵手。他俩把胳膊肘放在桌上划了粉笔线的地方，前臂伸直，两手握紧，这样过了一天一夜。每一方都打算把对方的手逼到桌面上去。好多人在打赌。人们在煤油灯光下从屋子走进走出。他望着那个黑人的胳膊、手和他的脸。过了八个钟头以后，每隔四个钟头就换一次裁判员，让他们能够睡觉。他和黑人的手指甲里面都流出血来，两个人，你望着我的眼睛、手和前臂，我也望着你的。打赌的人们从屋子走进走出，坐在靠墙的高椅子上，目不转睛地望着。墙是木头做的，漆成亮晶晶的蓝颜色。灯光把他俩的影子投在墙上，黑人的影子庞大无比，当风把灯吹得摆来摆去的时候，他的影子也在墙上往来移动。

两个人，你来我去地打了一整夜的平手，打赌的人们给黑人甜酒喝，替他点香烟。黑人吃过甜酒，就使出全副力气来，有一次竟把老头儿（当时他不是一个小老头儿，而是优胜者桑提亚哥）的手压下去将近三英寸。但是老头儿又把手扳回到原来的位置。那时他深信他要把黑人，那个好手和第一流的比赛者打败了。到了天亮，打赌的人们都要求算成和局而裁判员摇头的时候，他使出了浑身力气，逼着黑人的手往下落，落，一直落到把那只手靠在桌面上。这次比赛从星期天早上开始，到星期一早上才结束。好多打赌的人都要求过算成和局，因为他们要到码头上去扛糖包，或者到



哈瓦那煤矿公司去干活。不然什么人都想看个分晓。但是他总算已经弄出分晓来了，而且还没到人们去干活的时候。

以后很久，人人都叫他优胜者，春天又举行了第二次比赛。但是这次没有赌很多的钱，他赢得也很容易，因为他在第一次比赛中已经使西恩菲哥斯地方的黑人失去了信心。以后他又比赛过几次，再往后就没有了。他断定，只要他愿意，什么人都会给他打得一败涂地，同时他也断定此后用右手钓鱼会不方便的。他曾经用左手试验过几次练习比赛。但是他的左手一向出卖他，不愿受他的支配，因此他也信不过它。

他想：现在太阳会把它晒好了。除非夜里太冷，它不会再让我抽筋的。我真不知道夜里会发生什么事情。

一架飞机从他头上掠过，这是飞到迈阿密<sup>①</sup>去的。他望见飞机的影子把成群的飞鱼都吓得飞了起来。

“既然有这么多的飞鱼，那么一定会有海豚了，”他说，他把身子仰靠在钓丝上，看能不能把钓丝拉过来一点儿。但是他办不到，钓丝照样不听话，只是给扯得直抖，抖得快要断的时候，连钓丝上的水珠儿也颤动起来。这时小船缓慢地向前飘去，他望着飞机直到看不见的时候为止。

他想：坐在飞机上一定是很稀奇的。我不知道从那么

---

<sup>①</sup>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海港。

高的地方往下面看，海会象个什么样子。坐在飞机上的人若不是飞得太高，一定能够把鱼看得一清二楚。我倒想在两百英寻那么高的地方慢慢地飞，从上面看一看鱼。在捉海龟的船上，我曾经坐在桅顶的横档上，即使在那里我也看得很清楚。从那里望下去，海豚的颜色显得更绿些，你可以看见它们身上的条纹、紫斑，它们游泳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整整的一大群。为什么在黑漆漆的水流里游得很快的鱼都有紫色的脊背，而且往往都有紫色的条纹或者斑点呢？海豚当然现出绿颜色，因为它是真正黄金色的。但是当它要吃东西，当它真正饥饿的时候，它身子两边就跟马林鱼一样现出了紫色的条纹。是愤怒，还是它游得太快，它才把那些紫色的条纹都露了出来呢？

天快黑的时候，船从好大的一丛马尾藻旁边经过，马尾藻在轻柔的海波中忽上忽下地摇曳着，仿佛海洋正在一条黄色的绒毯下面爱抚着什么东西。正当这时，他那根小钓丝给海豚扯住了。他先看见它往半空里跳去，给夕阳照得浑身真象是金子，它在空中扭来扭去，疯狂地扑打着。它跳了又跳，倒象是在玩惊险的绝技似的。于是他歪歪倒倒地走回船梢，把身子蹲下去，右手带胳膊攥住那根大钓丝，左手把海豚一把一把往上拉，每拉一把就用他光着的左脚踩住拉上来的钓丝。当海豚被拉到船梢，拚命地左右乱钻乱跳的时候，老头儿的身子探出船梢，把这条带紫斑的光辉

灿烂的金鱼从船梢后面提上来。它那钩在鱼钩上的嘴一张一合，急促地抽缩着，它那又长又扁的身子、尾巴和头接连不断地扑打着船底，直到老头儿用棍朝它那发光的金黄色的头上打去，这才打得它浑身颤抖，最后一动也不动了。

老头儿把海豚从鱼钩上取下，在钓丝上安了另外一条沙丁鱼，把钓丝甩到水里去。然后他又一歪一倒地慢慢走回到船头那边去。他洗一洗左手，在裤子上擦干，于是把那根沉甸甸的钓丝从右手换到左手，又把右手放在海里洗一洗，同时望着慢慢沉到海里去的太阳和那根倾斜着的粗钓丝。

“它一点儿也没改变，”他说。不过，当他望着海水冲击他的手的时候，他注意到水力显然慢些了。

“我要把两个桨放在船梢交叉着绑在一起，这样在夜里就会叫鱼走得慢些，”他说。“它在夜里好过些，我也一样。”

他想：最好迟一会儿再把海豚的肠肚取出来，这样好把血留在肉里。迟一会儿我可以同时把海豚的肠肚取出来又把两个桨绑在一起，让它们拖着船走得慢些。现在我最好让鱼安安静静，不在太阳落下去的时候过分打扰它。对任何鱼来说，太阳落下去的当儿是一个难对付的时光。

他把手举起来晾干，然后抓住钓丝，尽可能使自己舒畅一下，他靠着木板让自己被拖向前去，这样，船承担的重量跟他承担的一般多，或者比他的还要多些。

他想：我现在知道怎样去做了，至少这一方面的活儿是知道了。还有，要知道它自从上了钩以来还没吃过东西呢。它身子大，需要吃得更多。我已经把金枪鱼一股脑儿吃下肚去，明天我就要吃海豚啦（老头儿把海豚叫做“黄金”）。我把它洗干净以后也许要吃一点儿。它比鲑鱼要难吃些。可是，这要算难，那就没有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了。

“鱼啊，你觉得怎样？”他敞开嗓门说。“我觉得好过，我的左手已经好些，我已经有了了一天一夜的粮食。鱼，船你就拖着吧。”

他并不真的觉得好过，因为绳勒在他背上的疼痛几乎已经超过了疼痛，变成他所不信任的迟钝的感觉了。他想：比这更糟的事儿也还有过呢。现在，我的一只手只是割破了一点儿，另一只手已经不再抽筋。我的两条腿都是好好的。更何况在食粮问题上我已经胜过了它。

天黑了，在九月里，太阳一落，天就很快地黑下去。他靠在船头的破木板上，把身子尽量摊在上面。最初的一群星已经出来。他不知道猎人星座左脚那星的名字，但是他看见了它，就知道它们马上都要出来，他又要有这许多遥远的朋友了。

“那条鱼也是我的朋友啊。”他高声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条鱼。但是我一定要弄死它。幸而我们不打算把星星也给弄死。”

他想：想想看，如果一个人每天要去弄死月亮，情形会怎么样呢？那样的话，月亮就跑开了。再想想看，如果一个人每天要去弄死太阳，情形又会怎么样呢？我们生来是走运的，他想。

于是他替那条没东西吃的大鱼伤心起来，可是他要杀它的决心也决没有因为替它伤心而松懈下去。他想：它的肉要给多少人吃啊。但是他们配吃它吗？不配，当然不配。照它的举止风度，照它那种很有体面的样儿，谁也不配吃它。

他想：这些事我都不懂。可是，我们不必打算去弄死太阳，月亮，或者星星，总是好的。在海上过日子，杀我们亲兄弟，够了，够了。

他想：现在我得想一想拖船的事儿啦。这件事儿有危险，也有好处。要是它拚命拉扯，要是拖船的桨放得很合适，要是船不再轻飘飘的，那么，我就会丢掉那么多的钓丝也丢掉了鱼。船身轻，延长了我和它的痛苦，可是这又会使我安全，因为它还有从来没有使出过的速力。不管遇到什么，我一定得把海豚的肠肚取出，不让它腐烂，然后吃下一些，给自己添把劲儿。

现在我再歇一个钟头，等我觉得它稳定了，然后再回到船梢去干活，决定下一次主意。这会儿我可以看到它怎样在活动，有没有什么改变。把桨放在那儿倒是一个好窍门，

可是已经到了拿性命当儿戏的时候啦！它依旧是个好好的鱼，我看见鱼钩挂在它的嘴角上，它的嘴闭得紧紧的。鱼钩的惩罚算不了什么，饥饿惩罚它，再加上它又碰到了教它莫名其妙的事儿，这可就严重啦。老家伙，歇一歇吧，让它拉它的，轮到你的事儿的时候再说。

他相信他已经歇了两个钟头。月亮到现在还迟迟地不出来，他没法判断现在是什么时候。他也没有真正休息，说休息只是相对的。他肩膀上依旧在忍受着鱼的拉力，不过他把左手放在船头的舷边上，越来越倚靠船的本身给鱼的阻力了。

他想：要是我能把钓丝系紧，那多简单啊。但是，稍一侧身，它就会把钓丝挣断的。我一定要用我的身子垫住钓丝的拉力，随时准备用双手把钓丝松下去。

“可是你还得睡呢，老家伙，”他又嚷起来。“已经过了半个白天和一个整夜，今天是第二天了，你还没有睡。你应该想主意，在它安安静静的时候睡一会儿。你要是不睡，脑子就会变糊涂了。”

他想：我脑子很清醒。太清醒啦。清醒得跟我的兄弟那些星星一样。可是我还得睡。星星都要睡，月亮、太阳也要睡，甚至海洋有时候也要睡，在那些没有激流的、平静无波的日子里。

别忘了睡觉呀，他想。想办法睡去，给钓丝想出一个又

简单又稳当的主意。现在到那边去把海豚弄好。一定要睡觉的话，把桨装上了当做拖住船的东西，可就太危险啦。

他自言自语地说：我也可以一直这样下去不睡。可是这就太危险啦。

他又爬着回到船梢去，提心吊胆地不去拽动那条鱼。他想：它也许正在半睡半醒的。但是我不让它休息。非要它拽到死不可。

回到船梢以后，他回过身来用左手撑住钓丝在肩膀上的压力，右手把刀子从刀鞘里拔出来。现在星星亮了，他清楚地看见了那条海豚，他把刀口从它的头上撬进去，把它从船梢下面挑出来。他把一只脚踩在海豚身上，从肛门一刀剖到下唇的尖端。然后他放下刀子，用右手掏出肠肚，掏得干干净净，再把鱼鳃完全去掉。他觉得鱼胃在手里沉甸甸、滑腻腻的，他把它剖开了。鱼胃里有两条飞鱼，又新鲜又硬邦，他把它们并排放着，把肠肚和鱼鳃从船梢扔到水里。那些东西沉下去以后，在水里留下了一缕缕的磷光。现在，海豚在星光下面显得冰冷，现出了癡病似的灰白颜色。老头儿用右脚踩住鱼头，把鱼身上一边的皮剥去，然后翻转过来，又剥去另一边的皮，再把鱼身两边的肉从头到尾给割下来。

他把鱼骨头轻轻地扔到船外面的水里去，看看它是不是在水里打着旋儿，可是看到的只是它慢慢沉到水里时泛

出的光亮，他转过身，把两条飞鱼放进两块海豚肉里面，又把小刀插进刀鞘，这才慢慢地使着劲儿爬回到船头那边去。他的脊背给钓丝的重量压得弯弯的，他把鱼拿在右手里。

回到船头那边去以后，他把两块海豚肉摊在木板上，旁边放着飞鱼。然后他把肩膀上的钓丝换了一个新位置，又用左手靠在舷边上拿着它。他从舷边上弯下身去，把飞鱼放在水里洗了一洗，留心望着水向手上冲击的速度。他的手在剥鱼皮的时候沾上了磷光。他又凝视着水在手上的冲洗。水力已经弱些了。当他把手放在船身的外板上搓一搓的时候，水面上浮起了万点磷光，慢慢地飘到船后面去。

“它累乏啦，要不然就是它在休息，”老头儿说。“现在我来把这只海豚吃掉，歇一会儿，睡一会儿。”

在星光下，在越来越冷的夜里，他把一块海豚肉的一半和一条飞鱼都吃下肚去，飞鱼的肠肚已经取出，头也割掉了。

“要是把海豚煮熟了吃，这鱼的味道该多美，”他说。“生鱼的味道又是多难吃。没有盐没有白柚子，我再不愿出海了。”

他想：如果我肯用脑筋，我就会整天把海水泼在船头上，让它干去，这样就会有盐了。可是这样到天黑我也钓不到海豚。准备还是不够。不过我总算津津有味地把它嚼下去，一点也不作呕。



乌云往东边天上扩散开去，他所认识的星星一个接着一个地消失了。现在他仿佛走进了云的深谷，风已经停下来。

“三四天以后就会有坏天气，”他说。“可不是今晚，也不是明天。马上把事情安排妥当，老家伙，趁着鱼正安安静静的时候睡一睡吧。”

他把钓丝紧紧地攥在右手里，用大腿抵住右手，全身的重量都靠在船头的木板上。然后他把肩上的钓丝稍微放低一些，再用左手去撑住它。

他想：只要把它撑紧，我的右手就能够攥住它。要是我睡着的时候钓丝松出去的话，我的左手就会喊醒我。右手是很吃力的。但是它吃苦吃惯啦。哪怕睡上二十分钟，或者半个钟头，这也是好的。他弓着腰，用他整个身子去撑住钓丝，把全身重量都压在右手上，他睡着了。

他没有梦见狮子，他只梦见伸展到八英里十英里外的一大群海豚，这正是它们交配的日子，它们一跳跳到半空去，然后又掉回到它们跳上去时搅成的那个水涡里。

接着，他又梦见他躺在村子里的他的床上，北风刮得正紧，他觉得冷透了骨髓，他的右胳膊正在睡着，因为他的头把它当做枕头枕在上面。

此后他开始梦见迤长的黄色的海滩，看到在黄昏中走上海滩来的第一头狮子，接着别的狮子也出现了。他把下

巴靠在船头的木板上，他的船在吹向海面的晚风里停泊在那儿。他等着瞧一瞧有没有更多的狮子，这会儿他非常快乐。

月亮上来很久，他还是睡不醒。那条大鱼平稳地往前拖着，把船拖进云涡里去了。

右拳朝他脸上猛的一推，他醒转来，那根钓丝飞快地从右手里滑出去，勒痛了他的手。他的左手已经麻木，于是他用手拚命去扳，可是钓丝还是跑了出去。最后他用左手抓住了钓丝，仰着身子去撑住它，现在钓丝又勒着他的脊背和左手，左手承担了全部的重量，给钓丝勒得很痛。他回头望一望钓丝卷儿，它们都顺顺当当地把钓丝伸在水里。正在这当儿，那条鱼猛的一跳，把海水溅起了巨大的浪花，然后又猛的落下去。它一次又一次地在跳，虽然钓丝不断松下去，但是船走得非常快。老头儿把钓丝绷紧到快要折断的程度，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它绷紧到快要折断的程度。他给拖得紧靠到船头那边去，脸贴在海豚的肉片上，身子一动也不能动。

我们等待的事儿发生啦，他想。让我们承担下来吧。

要叫它从钓丝上吃苦头，他想。要叫它吃苦头。

他看不见鱼在跳，只听到海水的震荡和鱼落下去时水花飞溅的声音。滑走的钓丝把他的手勒得痛极了。但他早就知道这样的事儿一定要发生，他只是想法让钓丝勒到手

上起茧的部分,不让它滑到手掌心里或者勒在手指头上。

他想:要是孩子在这儿,他会用水把钓丝卷儿润一润的。真的。要是孩子在这儿多好。要是他在这儿多好啊。

钓丝往水里滑下去,滑下去,滑下去,但是已经慢些了,他使鱼在每一英寸钓丝上都付出了代价。现在他能够从木板上抬起头来,并且离开了他的脸所压着的那一块鱼肉。然后他跪着,然后他慢慢地站起来。他还是在松钓丝,可是越来越慢了。于是他挣扎着回到他可以用脚去碰他所看不见的钓丝卷儿的地方。钓丝还多得很,鱼不得不遭受水里新钓丝的阻力。

他想,得!现在它已经跳了十几次,把它的沿着脊背的液囊灌满了空气,它不会钻到很深的水里,死在我无法把它拖上来的地方了。马上它就要开始打转儿,那时我一定要好好对付它。我不知道什么事惊得它这样突然跳起来。是它饿得发慌,还是有什么东西在夜里惊扰了它呢?也许它突然害怕起来。然而它是这样的沉着,这样的强壮,看来它又是这样的毫不惧怕,这样的充满信心。这真奇怪。

“老家伙,你最好别害怕,最好也有信心,”他说。“你又把它牵住了,可是你还不能把钓丝收回来。不过马上它就要打转儿了。”

老头儿现在用左手和两边肩膀撑住它,弯下腰去,用右手舀了一把水,把粘在他脸上的海豚肉洗掉。他生怕海豚

肉会使他作呕，弄得他吐起来亏损了气力。把脸洗干净以后，他又把右手放到船外面水里去洗，然后放在海水里浸着，一面凝望着日出以前初现的曙光。他想：它差不多朝东去了。那就是说它已经疲倦，随着水流飘去。马上它就打得转儿。那时我们真正的活儿才算开始呢。

他料想他的右手放在水里很久了，于是他把手取出来，朝它望了一望。

“不坏，”他说。“痛苦在一个男子汉不算一回事。”

他小心翼翼地拿着钓丝，不让它经过新给钓丝勒过的任何一条痕迹上。他又把压在身上的重量换了一个地方，以便能够把左手伸进船另一边的海水里。

“你干活干得还不错，”他对他的左手说。“可是有一会儿我简直找不到你。”

他想：为什么我没生出两只好手呢？也许只怪我没把那只手好好儿训练一下。可是，天知道它有的是学习的机会呀。话又说回来，它夜里干活干得还不错，不过只抽了一次筋。它要是再抽筋的话，就让钓丝把它割掉吧。

当他正在想着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头脑这会儿不怎么清醒，他觉得他应该再吃一点海豚肉。他自言自语地说：可是我不能吃。与其吃了作呕亏损了气力，倒还不如头昏眼花的好些。我知道我吃了胃里也搁不住，因为我的脸曾经粘在上面。我要留下它应急，直到它腐烂的时候。不过要

想靠吃东西来增加气力，现在已经太迟了。他对自己说：你真蠢。把另一条飞鱼吃下去得啦。

飞鱼又干净又现成地放在那儿，他用左手捡起来吃下去，细细地嚼着骨头，从头到尾巴一股脑儿吃下肚去。

他想：它几乎比什么鱼都有营养些。至少有我需要的力气。他想：现在凡是它能够做的我都做到了。让它打起转儿来，我俩斗一斗吧。

鱼开始打着转儿的时候，太阳正在出来，这是他下海以来第三次出太阳。

他从钓丝的斜度上看不出鱼在打转儿。时候还太早。他只感觉到钓丝的压力微微松下去，于是他开始轻轻地用右手去拉。钓丝又象往常那样绷得紧紧的，可是，快要折断的时候，钓丝开始缩上来。他把肩膀和头从钓丝下面抽出，轻轻地，一把接一把地去拉钓丝。他一把接一把地使用着他的双手，拿出全身带腿的力气去拉。他的两条老腿和肩膀随着拉钓丝时的摆动前后左右地晃荡着。

“这是一个大大的圈儿，”他说。“可是它到底在打着转儿啦。”

过不多久，钓丝再也拉不上来了，但他还一直在撑着它，在太阳光里看见钓丝上的水珠儿给挣得四溅。接着钓丝飞快地脱了手，老头儿只好跪下，好不甘心地让它又滑到黑黢黢的水里去。

“它正在绕着一个大大的圈儿哩，”他说。他想：我一定要拚命撑住。钓丝一拉紧，它打的转儿就会一次比一次小。也许过一个钟头我就会看到它。现在我一定要叫它服帖，过后我一定要把它弄死。

可是鱼还是照常慢慢地打着转儿，两个钟头以后，老头儿浑身给汗湿透，累得连骨头也酸了。不过现在圈儿已经小得多，他从钓丝的斜度上可以看出鱼一面在游泳一面不住地往上冒。

有一个钟头光景，老头儿都看见眼前有黑点儿在晃动，汗水渍痛了眼睛，渍痛了他眼皮上和脑门上的伤口。他不怕那些黑点儿。他在拉钓丝的时候用力过度，看见黑点儿原是很平常的。可是他已经有两次觉得头昏眼花，那倒是他担心的事。

“我不能让身体垮下去，象这样死在一条鱼的手里，”他说。“我已经叫它漂漂亮亮地冒上来了，求上帝帮助我忍受下去吧，我要说一百遍‘我们在天之父’和一百遍‘福哉玛利亚’。可是我现在不能说。”

他想：就当做我已经说过，我迟一会儿再说吧。

这时他觉得他用双手攥住的那根钓丝砰的一声猛猛的扯动了一下。这一扯来势很猛，使人感觉得硬邦邦的，沉甸甸的。

他想：它正在用它的长吻撞粗铁丝哩。那是免不了的。

它势必要那样做。可是这就会使它跳起来，我倒希望它照常打着转儿吧。跳两跳对于它吸空气是必要的。但是每跳一次就会把钩在嘴上的口子加宽一些，最后它就可以把钩子甩掉。

“别跳啦，鱼，”他说。“别跳啦。”

鱼又撞了粗铁丝好几次，每撞一次老头儿就摇一下头，松出短短的一段钓丝。

他想：我一定要让它的疼痛不扩大到别的地方去。我的疼痛没关系。我忍得住。可是它的疼痛会逼得它发起疯来的。

过了一会儿，鱼不再去顶粗铁丝，又开始慢慢地打起转儿来。老头儿现在不住地收进钓丝，但是他又感到了昏眩。他用左手舀了些海水，把它洒到头上。然后他又洒了些上去，擦一擦他的后颈脖子。

“我没抽筋，”他说。“它马上就会冒上来，我可以撑得住。可是啊，你不撑也得撑。连提也别提了吧。”

他靠着船头跪下，有一会儿，又把钓丝拉上他的脊背。他下了决心：我要趁它还在打转的时候歇一歇，等它冒上来才站起来对付它。

歇在船头上，就让鱼自己打一个转儿，不去把钓丝收回来，这倒是很开心的事。但是，一旦钓丝绷紧到鱼转身朝着船这边来的时候，老头儿就站起身，开始左一把右一把地把

他能收进的钓丝统统拉上来。

他想：我比什么时候都累。现在贸易风又起来了。不过趁着贸易风把它拉上来倒也不错。我巴望得很急呢。

“下一趟它打转儿的时候，我还得歇一会儿，”他说。“我现在感觉好得多。再转两三趟以后，我就要把它捉住啦。”

他的草帽盖在脑勺儿的老后边，一觉得鱼在转身他就随着钓丝的一扯倒向船头里边去。

他想：你现在就扯吧，鱼。你一转身我就要捉你。

海水涨得很高。但现在刮着的风是好天气的微风，他把船开回去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风。

“我只消往西南划去就得啦，”他说。“一个人决不会迷失在海里的，更何况这是一个长长的岛屿。”

鱼在第三趟转身冒上来的时候，他才看见了它。

他首先看见的是一个黑忽忽的影子，那个影子过了好久才从船底下过去，长得教他不能相信。

“不会的，”他说。“它不会那么大。”

但是它果真那么大，绕了这一转儿以后，它出现在只有三十公尺开外的水面上，老头儿看见它的尾巴从水里露出来。那条尾巴比一把大镰刀的刀片还要高些，在深蓝色的水上现出了极淡的淡紫色。尾巴往后倾斜着，鱼在水面下游泳的时候，老头儿看得见它那庞大的身段和围在身上的紫色的条纹。它的脊鳍向下搭拉着，巨大的胸鳍扩张开来。



这一次鱼打转儿的时候，老头儿看得见它的眼睛和在它身旁游泳的两条灰色的小鱼。有时候它们恋恋不舍地跟着它。有时候它们突然跑开。有时候它们在它的阴影下面自在地游来游去。两条鱼每一条都有三英尺多长，游得很快的时候，它们象黄鳝一样翻腾着整个身子。

老头儿现在流出汗来，使他出汗的并不是太阳。鱼每次从从容容地、平静地转弯的时候，他就收进一把钓丝，他深信鱼再转两个圈儿，他就可以乘机会把鱼叉攥在它身上了。

他想：可是我应该使它来得近些，近些，更近些。切不要戳它的头。应该扎它的心。

“要沉着，要有力，老家伙，”他说。

又绕了一个转儿，鱼的脊背露出来，不过离船未免太远了些。再一转，依旧太远，但是它已经高高地凸出在水面上，老头儿相信，只要再收进一些钓丝，他就可以把它拽到船旁边来了。

他久已安排好了他的鱼叉，鱼叉把子上的一卷软绳子放在一个圆篮子里，绳子一头系在船头的短桩上。

现在鱼一转就转到前面来，它举止从容不迫，非常优美，只有那条大尾巴在摆动。老头儿用力去拽，想把它拽近前些。只有一会儿光景，鱼朝他这边稍微转过来一点。然后它又伸直了身子，开始打起转儿来。

“是我把它带动的，”老头儿说。“我把它带动啦。”

他又觉得昏眩起来，可是他依旧使出全身力气去拽住那条大鱼。他想：我把它带动啦。也许这一次我就可以把它拽到跟前来。拽吧，手啊，他想。站稳啦，腿。替我撑下去，头啊。替我撑下去。决不要昏过去。这一次我会把它拽过来的。

他尽心尽力，在鱼来到船旁边以前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然后使出全身的劲儿去拉，这时候，那鱼稍稍侧过身来，又摆正了身子游开去。

“鱼啊，”老头儿说。“鱼，迟早你是免不了一死的。难道你也非得把我弄死不成就行吗？”

他想：照那样什么也不会成功。他的嘴已经干得说不出话，可是他不能再去拿水了。他想：这一遭我一定要把它拽到跟前来，我受不住听它再来好多转儿了。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不过，你呀，你是永远不会垮的。”

又一转的时候，他几乎把它拽到身边了。但是鱼又摆正了身子慢慢地游开去。

老头儿想：鱼啊，你要把我给弄死啦。话又说回来，你是有这个权利的。兄弟，我从来没见过一件东西比你更大，更好看，更沉着，更崇高了。来，把我给弄死吧。管它谁弄死谁。

他想：现在你脑子糊涂啦。你应该让你的脑子清醒。让

你的脑子清醒，才知道怎样去忍受，象一个男子汉。或者，象一条鱼似的。

“清醒过来吧，脑子，”他说话的声音几乎连自己也听不出来。“清醒过来吧。”

鱼又转了两个圈儿，还是那个老样子。

老头儿想：我摸不透。他已经到了每次都感觉得自己要垮下来的时候了。他想：我摸不透，但我还要试验一下。

他又试验了一下，把鱼拉转过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真的垮了。那条鱼又摆正了身子，然后慢慢地游开了，它的大尾巴还在空中摆来摆去。

这时老头儿虽然双手已经软弱无力，而他所能看见的只是一眨眼就过去的闪光，但他又下了决心：我还要试它一试。

他又试了一遍，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么，”他想，这时他还没动手就觉得垮了，“我再来试一遍吧。”

他忍住一切的疼痛，抖擞抖擞当年的威风，把剩下的力气统统拚出来，用来对付鱼在死亡以前的挣扎。那条鱼朝他身边游来了，轻轻地来到他的身边，嘴几乎碰到了船身的外板。它开始从船旁边过去，它，那么长，那么高，那么宽，银光闪闪的，还围着紫色的条纹，在海水里没有尽头地伸展了开去。

老头儿放下了钓丝，把它踩在脚底下，然后把鱼叉高高

地举起，举到不能再高的高度，同时使出全身力气，比他刚才所集聚的更多的力气，把鱼叉扎进正好在那大胸鳍后面的鱼腰里，那个胸鳍高高地挺在空中，高得齐着一个人的胸膛。他觉得铁叉已经扎进鱼身了，于是他靠在叉把上面，把鱼叉扎得更深一点，再用全身的重量把它推进去。

接着，鱼又生气勃勃地作了一次死前的挣扎。它从水里一跳跳到天上去，把它的长、宽、威力和美，都显示了出来。它仿佛悬在空中，悬在船里老头儿的头上。然后它轰隆一声落到水里，把浪花溅满了老头儿一身，溅满了整个一条船。

老头儿觉得头昏眼花，看不清楚东西了。但他松开了鱼叉上的绳子，让它从他的皮破肉烂的手里慢慢地滑下去。当他看得清楚的时候，他看见那条鱼仰身朝天，银花花的肚皮翻到上面来。鱼叉的把子露在外面，和鱼的前背构成了一个角度，这时海水被它心里流出的血染成了殷红的颜色，先是在一英里多深的蓝色的海水里黑黝黝地象一座浅滩，然后又象云彩似的扩散了开去。那条鱼是银白色的，一动也不动地随着海浪飘来飘去。

老头儿用他闪烁的眼光定睛地望了一眼。他把鱼叉的绳子在船头的短柱上绕了两圈，然后用双手捧着头。

“要教我的脑子清醒，”他靠着船头的木板说。“我是一个累乏了的老头儿。但我已经杀死了这个鱼兄弟，现在我

得干辛苦的活儿了。”

他想：现在我得准备套索和绳子，把它绑在船旁边。虽然只有我们两个，即使为了装它而弄得船漫了水又辟出去，这只小船还是盛不了它。我应该安排一切，然后把它拖到跟前来，绑好，竖上桅杆，挂起帆把船开回去。

他动手去拖鱼，想把它拖到船跟前，好用一根绳子从它鳃里穿进去，再从嘴里拉出来，把它的头绑在船头上。他想：我想看看它，碰碰它，摸摸它。他想，它是我的财产啊。然而我想摸摸它并不是为了这个。他想，当我第二次拿着鱼叉的把子往里推的时候，我已经碰到它的心了。现在把它拉到跟前来吧，绑紧它，用一个套索拴住它的尾巴，另一个套索拴住它的腰，把它捆在船边。

“动手干活吧，老家伙，”他说。他喝了一点儿水。“仗虽然打完，还有好多辛苦的活儿得干呢。”

他抬头望一望天，然后又去看一看他的鱼。他把太阳留意地观察了一番。他想：还不过是晌午，贸易风也正刮起。现在这些钓丝都没用处了。回家以后，我要跟孩子把它们接起来。

“来吧，鱼，”他说。可是鱼偏不到他跟前来。它反而躺在海里翻滚，老头儿只好把小船划到它面前去。

等他划到鱼的旁边，教鱼头靠着船头的时候，他真想不到鱼有这么大。他把鱼叉上的绳子从船头的短桩上解开，

打鱼鳃里穿进去，再打鱼嘴里拉出来，在它的长吻上绕了一道，又打另一边的鱼鳃里穿进去，再在长吻上绕了一道，把双股的绳子打了个结子，拴在船头的短桩上。然后，他把绳子割断，又走到船梢去，用绳子套住鱼的尾巴。鱼已经从原来的紫色和银白色变成了纯粹的银白色，身上的条纹跟尾巴一样现出了淡紫色。条纹比伸开五指的人的一只手还要宽些。鱼的眼睛孤零零的凸出来，象是潜望镜里的镜头，又象做礼拜行列中的圣徒。

“要杀死它只有这个办法，”老头儿说。喝了水以后，他现在觉得好些了，他知道他不会垮下去，他的头脑也是清醒的。他想：看它那副模样，足有一千五百多磅。也许还要重些。假如可以净得那重量的三分之二，卖它三角钱一磅，该赚多少钱啊？

“我需要一支铅笔来算一算，”他说。“我的头脑不怎么清醒。不过我想老狄马吉奥今天会拿我的事儿当他的体面。我没鸡眼。可是我的手跟脊梁可真够受啦。”他想：我不懂什么叫鸡眼。也许我们有鸡眼还不知道吧。

他把绑鱼的绳子系在船头、船梢和中间的坐板上。那条鱼可真大，活象小船旁边绑着一只比它大得多的船。他割下一段绳，又把鱼的下巴颏跟长吻绑在一起，使它的嘴不会张开，好让船尽可能走得平平稳稳的。然后，他竖起桅杆，用绳索拴住那根给他当做鱼钩的棍子和下桁，他挂上了

带补钉的帆。船开始移动了，他半躺在船梢向西南方驶去。

他不需要指南针告诉他西南方在哪儿。他只需要感觉到贸易风和帆的牵引。他想：我倒不如放一根带匙钩的小钓丝到海里去，弄点东西上来吃吃喝喝，好润润嘴。但他找不到匙钩，他的沙丁鱼也都腐烂了。所以他在船经过的时候用鱼叉钩上一块黄黄的马尾藻，把上面一些小虾抖到船的外板上去。小虾有十来多个，它们跳来撞去，象沙蚤一样。老头儿用拇指和食指把它们头掐掉，然后送进嘴里，连壳带尾巴嚼下去。这些小虾虽然小得可怜，但他知道它们都很滋养，味道也挺不坏的。

老头儿的瓶子里还有两口水，他把小虾吃下去以后喝了半口。虽然船旁边的那条鱼给了不少的累赘，这只船走得还算很好，他把舵柄夹在胳肢窝里掌着舵。他看得见那条鱼。他只消看一看他的手，把脊背放在船梢上碰一碰，就会晓得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儿，不是一场梦。有一个时候，在事情快临了时，他的心情坏极了，他也以为或许这是一场梦。后来他看见鱼从水里跳出，没有落下来以前一动也不动地悬在半空里，他觉得这里面一定有很大的奥妙，所以他不相信。虽然他现在看得跟往常一样的清楚，那时他是看不清楚的。

现在他知道鱼果真在他身旁，他的双手和脊背的疼痛都证明他不是在做梦。他想：手很快就会痊愈的。我已经

让手上的血流干净了，盐水会把它们治好的。真正的海湾里面的黑黝黝的海水，实际上就是最好的药品。我现在应该做的就是要让脑子清醒。我的手已经干完了它们的活儿，我们的船走得很好。看它闭住嘴，尾巴一上一下地伸得挺直，我俩真象亲兄弟一样在大海里飘着。这时他的脑子又有点儿糊涂了，他想：是它在带我走呢，还是我在带它走？如果我把它放在后面，牵着它，那倒是没有问题的。要是鱼给放在船上，它的什么体面都丢掉了，那也没有问题。可是老头儿跟它是并排地拴在一道，飘在海上的，所以老头儿想：让它带我走吧，只要它高兴。我不过手段比它高明些，何况它对我又没有恶意。

他们在海里走得很顺畅，老头儿把手泡在咸咸的海水里，想让脑子清醒。头上有高高的积云，还有很多的卷云，所以老头儿知道还要刮一整夜的小风。老头儿不断地望着鱼，想弄明白是不是真有这回事。这时候是第一条鲨鱼朝它扑来的前一个钟头。

鲨鱼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当一大股暗黑色的血沉在一英里深的海里然后又散开的时候，它就从下面水深的地方窜上来。它游得那么快，什么也不放在它眼里，一冲出蓝色的水面就涌现在太阳光下。然后它又钻进水里去，嗅出了踪迹，开始顺着船和鱼所走的航线游来。

有时候它也迷失了臭迹。但它很快就嗅出来，或者嗅



出一点儿影子，于是它就紧紧的顺着这条航线游。这是一条巨大的鲭鲨，生来就游得跟海里速度最快的鱼一般快。它周身的一切都美，只除了上下颚。它的脊背蓝蓝的象是旗鱼的脊背，肚子是银白色的，皮是光滑的，漂亮的。它生得跟旗鱼一样，不同的是它那巨大的两颚，游得快的时候它的两颚是紧闭起来的。它在水面下游，高耸的脊鳍象刀子似的一动也不动地插在水里。在它紧闭的双嘴唇里，它的八排牙齿全部向内倾斜着。跟寻常大多数鲨鱼不同，它的牙齿不是角锥形的，象爪子一样缩在一起的时候，形状就如同人的手指头。那些牙齿几乎跟老头儿的手指头一般长，两边都有剃刀似的锋利的口子。这种鱼天生地要吃海里一切鱼，尽管那些鱼游得那么快，身子那么强，战斗的武器那么好，以至于没有别的任何的敌手。现在，当它嗅出了新的臭迹的时候，它就加快游起来，它的蓝色的脊鳍划开了水面。

老头儿看见它来到，知道这是一条毫无畏惧而且为所欲为的鲨鱼。他把鱼叉准备好，用绳子系住，眼也不眨地望着鲨鱼向前游来。绳子短了，少去了它割掉用来绑鱼的那一段。

老头儿现在的头脑是清醒的，正常的，他有坚强的决心，但是希望不大。他想：能够撑下去就太好啦。看见鲨鱼越来越远的时候，他向那条死了的大鱼望上一眼。他想：这

也许是一场梦。我不能够阻止它来害我，但是也许我可以捉住它。“Dentuso<sup>①</sup>”，他想。去你妈的吧。

鲨鱼飞快地逼近船后边。它去咬那条死鱼的时候，老头儿看见它的嘴大张着，看见它在猛力朝鱼尾巴上的肉咬的当儿它那双使人惊奇的眼睛和咬得格崩格崩响的牙齿。鲨鱼的头伸在水面上，它的脊背也正在露出来，老头儿用鱼叉攘到鲨鱼头上的时候，他听得出那条大鱼身上皮开肉绽的声音。他攘进的地方，是两只眼睛之间的那条线和从鼻子一直往上伸的那条线交叉的一点。事实上并没有这两条线。有的只是那又粗大又尖长的蓝色的头，两只大眼，和那咬得格崩崩的、伸得长长的、吞噬一切的两颚。但那儿正是脑子的所在，老头儿就朝那一个地方扎进去了。他鼓起全身的气力，用他染了血的手把一杆锋利无比的鱼叉扎了进去。他向它扎去的时候并没有抱着什么希望，但他抱有坚决的意志和狠毒无比的心肠。

鲨鱼在海里翻滚过来。老头儿看见它的眼珠已经没有生气了，但是它又翻滚了一下，滚得自己给绳子缠了两道。老头儿知道它是死定了，鲨鱼却不肯承认。接着，它肚皮朝上，尾巴猛烈地扑打着水面，两颚格崩格崩响，象一只快艇一样在水面上破浪而去。海水给它的尾巴扑打得白浪滔

---

① 一种最凶猛的鲨鱼的名字。

天，绳一拉紧，它的身子四分之三都脱出了水面，那绳不住地抖动，然后突然折断了。老头儿望着鲨鱼在水面上静静地躺了一会儿，后来它就慢慢地沉了下去。

“它咬去了大约四十磅，”老头儿高声说。他想：把我的鱼叉连绳子都带去啦，现在我的鱼又淌了血，恐怕还有别的鲨鱼会窜来呢。

他不忍朝死鱼多看一眼，因为它已经给咬得残缺不全了。鱼给咬住的时候，我真觉得跟他自个儿身受的一样。

他想：但是我已经把那条咬我的鱼的鲨鱼给扎死啦。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Dentuso”。谁晓得，大鱼我可也看过不少呢。

他想：能够撑下去就太好啦。这要是一场梦多好，但愿我没有钓到这条鱼，独自躺在床上的报纸上面。

“可是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他说。“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他想：不过这条鱼给我弄死了，我倒是过意不去。现在倒霉的时刻就要来到，我连鱼叉也给丢啦。“Dentuso”这个东西，既残忍，又能干，既强壮，又聪明。可我比它更聪明。也许不吧，他想。也许我只是比它多了个武器吧。

“别想啦，老家伙，”他又放开嗓子说。“还是把船朝这条航线开去，有了事儿就担当下来。”

他想，可是我一定要想。因为我剩下的只有想想了。除

了那个，我还要想全球。我不晓得老狄马吉奥乐意不乐意我把鱼叉扎在它脑子上的那个办法呢？这不是一桩了不起的事儿。什么人都能办得到。但是，你是不是认为我的手给我招来的麻烦就跟鸡眼一样呢？我可没法知道。我的脚后跟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一次，我在游泳的时候一脚踩在一条海鳐鱼上面，脚后跟给它刺了一下，当时我的小腿就麻木了，痛得简直忍不住。

“想点开心的事吧，老家伙，”他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离家越来越近了。丢掉了四十磅鱼肉，船走起来更轻快些。”

他很清楚，把船开到海流中间的时候会出现什么花样。但是现在一点办法也没有。

“得，有主意啦，”他大声说。“我可以把我的刀子绑在一只桨把上。”

他把舵柄夹在胳膊窝里，用脚踩住帆脚绳，把刀子绑在桨把上了。

“啊，”他说。“我照旧是个老头儿。不过我不是赤手空拳罢了。”

这时风大了些，他的船顺利地往前驶去。他只看了看鱼的前面一部分，他又有点希望了。

他想：不抱着希望真蠢。此外我还觉得这样做是一桩罪过。他想：别想罪过了吧。不想罪过，事情已经够多啦，

何况我也不懂得这种事。

我不懂得这种事，我也不怎么相信。把一条鱼弄死也许是一桩罪过。我猜想一定是罪过，虽然我把鱼弄死是为了养活我自己也为了养活许多人。不过，那样一来什么都是罪过了。别想罪过了吧。现在想它也太迟啦，有些人是专门来考虑犯罪的事儿的。让那些人去想吧。你生来是个打鱼的，正如鱼生来是条鱼。桑·彼得罗是个打鱼的，跟老狄马吉奥的爸爸一样。

他总喜欢去想一切跟他有关连的事情，同时因为没有书报看，也没有收音机，他就想得很多，尤其是不住地在想到罪过。他想：你把鱼弄死不仅仅是为了养活自己，卖去换东西吃。你弄死它是为了光荣，因为你是个打鱼的。它活着的时候你爱它，它死了你还是爱它。你既然爱它，把它弄死了就不是罪过。不然别的还有什么呢？

“你想得太多啦，老头儿，”他高声说。

他想：你倒很乐意把那条鲨鱼给弄死的。可是它跟你一样靠着吃活鱼过日子。它不是一个吃腐烂东西的动物，也不象有些鲨鱼似的，只是一个活的胃口。它是美丽的，崇高的，什么也不害怕。

“我弄死它为了自卫，”老头儿又高声说。“我把它顺顺当当地给弄死啦。”

他想：况且，说到究竟，这一个总要去杀死那一个。鱼一

方面养活我，一方面要弄死我。孩子是要养活我的。我不能过分欺骗自己了。

他靠在船边上，从那条死鱼身上给鲨鱼咬过的地方撕下了一块肉。他嚼了一嚼，觉得肉很好，味道也香，象牲口的肉，又紧凑又有水分，可就是颜色不红。肉里面筋不多，他知道可以在市场上卖大价钱。可是他没法叫肉的气味不散到水里去，他知道倒霉透顶的事儿快要发生了。

风在不住地吹，稍微转到东北方去，他知道，这就是说风不会减退了。老头儿朝前面望了一望，但是他看不见帆，看不见船，也看不见船上冒出来的烟。只有飞鱼从船头那边飞出来，向两边仓皇地飞走，还有就是一簇簇黄色的马尾藻。他连一只鸟儿也看不见。

他已经在海里走了两个钟头，在船梢歇着，有时候嚼嚼从马林鱼身上撕下来的肉，尽量使自己好好休息一下，攒些儿力气，这时他又看见了两条鲨鱼中间的第一条。

“呀，”他嚷了一声。这个声音是没法可以表达出来的，或许这就象是一个人在觉得一根钉子穿过他的手钉进木头时不由自主地发出的喊声吧。

“星鲨，”他高声说。他看见第二条鱼的鳍随着第一条鱼的鳍冒上来，根据那褐色的三角形的鳍和那摆来摆去的尾巴，他认出这是两条犁头鲨。它们嗅出了臭迹以后就兴奋起来，因为饿得发呆了，它们在兴奋中一会儿迷失了臭

迹，一会儿又找到了臭迹。但是它们却始终不停地向前逼近。

老头儿系上帆脚绳，把舵柄夹紧。然后他拿起了上面绑着刀子的桨。他轻轻地把桨举起来，尽量轻轻地，因为他的手痛得不听使唤了。然后，他又把手张开，再轻轻地把桨攥住，让手轻松一些。这一次他攥得很紧，让手忍住了疼痛不缩回来，一面注意着鲨鱼的来到。他看得见它们的阔大的、扁平的铲尖儿似的头，以及那带白尖儿的宽宽的胸鳍。这是两条气味难闻的讨厌的鲨鱼，是吃腐烂东西的，又是凶残嗜杀的。饥饿的时候，它们会去咬桨或者船舵。这些鲨鱼会趁海龟在水面上睡觉时就把它们的腿和前肢咬掉。它们饥饿的时候会咬在水里游泳的人，即使人身上没有鱼血的气味或者鱼的粘液。

“呀，”老头儿说。“星鲨，来吧，星鲨。”

它们来了。但是它们没有象鯖鲨那样的游来。一条鲨鱼转了一个身，就钻到船底下看不见的地方，它把那条死鱼一拉一扯，老头儿感觉到船在晃动。另一条鲨鱼用它裂缝似的黄眼睛望着老头儿，然后飞快地游到船跟前，张着半圆形的大嘴朝死鱼身上被咬过的部分咬去。在它那褐色的头顶和后颈上，在脑子和脊髓相连的地方，清清楚楚地现出了一条纹路，老头儿就用绑在桨上的刀子朝那交切点攘进去，又抽出来，再攘进它的猫似的黄眼睛里。鲨鱼放开了它

咬的死鱼，从鱼身上滑下去，死去的时候还吞着它咬下的鱼肉。

由于另一条鲨鱼正在蹂躏死鱼的缘故，船身还在晃荡，老头儿松开了帆脚绳，让船向一边摆动，使鲨鱼从船底下出来。一看见鲨鱼，他就从船边弯着身子把刀子朝它身上扎去。他要扎的只是肉，可是鲨鱼的皮很结实，好不容易才把刀子戳进去。这一下不仅震痛了他的手，也震痛了他的肩膀。鲨鱼又很快地露出头来，当它的鼻子伸出水面来靠在死鱼身上的时候，老头儿对准它的扁平的脑顶中央扎去，然后把刀子拔出，又朝同一个地方扎了一下。它依旧闭紧了嘴咬住鱼，于是老头儿再从它的左眼上戳进去，但它还是缠住死鱼不放。

“怎么啦？”老头儿说着又把刀子扎进它的脊骨和脑子中间去。这一次戳进去很容易，他觉得鲨鱼的软骨断了。老头儿又把桨翻了一个身，把刀放在鲨鱼的两颞中间，想把它的嘴撬开。他把刀子绞了又绞，当鲨鱼嘴一松滑下去的时候，他说：“去，去，星鲨。滑到一英里深的水里去。去见你的朋友吧，也许那是你的妈妈呢。”

老头儿擦了一擦他的刀片，把桨放下。然后他系上帆脚绳，张开了帆，把船顺着原来的航线驶去。

“它们准是把它吃掉四分之一了，而且吃的净是好肉，”他大声说。“我真盼望这是一场梦，但愿我根本没有把它钓



上来。鱼啊，这件事可真教我不好受。从头错到底啦。”他不再说下去，也不愿朝鱼看一眼。它的血已经淌尽了，还在受着波浪的冲击，他望了望它那镜子底似的银白色，它身上的条纹依然看得出来。

“鱼啊，我不应该把船划到这么远的地方去，”他说。“既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我。我很不好受，鱼啊。”

好吧，他又自言自语地说。望一望绑刀的绳子，看看断了没有。然后把你的手弄好，因为还有麻烦的事儿没有来到呢。

“有一块石头磨磨刀子该多好，”老头儿检查了一下绑在桨把上的绳子以后说。“我应该带一块石头来。”他想，好多东西都是应该带来的，但是你没有带来，老家伙。现在不是想你没有的东西的时候。想一想用你现有的东西可以做的事儿吧。

“你给我想出了很巧妙的主意，”他敞开了喉咙说。“可是我懒得听下去啦。”

他把舵柄夹在胳肢窝里，双手泡在水里，随着船往前飘去。

“天晓得，最后那一条鲨鱼撕去了我好多鱼肉，”他说。“可是船现在轻松些了。”他不愿去想给撕得残缺不全的鱼肚子。他知道，鲨鱼每次冲上去猛扯一下，就给扯去了好多的死鱼肉，现在死鱼已经成为一切鲨鱼追踪的途径，宽阔得

象海面上一条大路一样了。

他想：这是把一个人养活一整个冬天的鱼啊。别那样想吧。歇一歇，把你的手弄好，守住剩下来的鱼肉。水里有了那么多的气味，我手上的血腥味也算不得什么，何况手上的血淌得也不多了。给割破的地方算不了什么。淌血会叫我的左手不抽筋。

他想：我现在还有什么事儿可想呢？没有。什么也别去想它，只等着以后的鲨鱼来到吧。我希望这真是一场梦，他想。但是谁晓得呢？也许结果会很好的。

下一个来到的鲨鱼是一条犁头鲨。它来到的时候就活象一只奔向猪槽的猪，如果一只猪的嘴有它的那么大，大得连你的头也可以伸到它嘴里去的话。老头儿先让它去咬那条死鱼，然后把绑在桨上的刀扎进它的脑子里去。但是鲨鱼一打滚就往后猛的一挣，那把刀子喀嚓一声折断了。

老头儿只管去掌他的舵，连看也不看那条大鲨鱼，它慢慢地沉到水里去，最初还是原来那么大，然后渐渐小下去，末了只有一丁点儿了。这种情景老头儿一向是要看得入迷的，可是现在他望也不望一眼。

“我还有鱼钩呢，”他说。“但是那没用处。我有两把桨，一个舵把，还有一根短棍。”

他想：这一回它们可把我打败了。我已经上了年纪，不能拿棍子把鲨鱼给打死。但是，只要我有桨，有短棍，有舵

把，我一定要想法去揍死它们。

他又把手泡在水里。这时天色渐渐地向晚。除了海和天，什么也看不出来。天上的风刮得比先前大了些，马上他就希望能够看到陆地。

“你累乏啦，老头儿，”他说。“里里外外都累乏啦。”

直到太阳快落下去的时候，鲨鱼才又向他扑来。

老头儿看见两个褐色的鳍顺着死鱼在水里所不得不造成的那条宽阔的路线游着。它们甚至不去紧跟着鱼的气味，就肩并肩地直朝着小船扑来。

他扭紧了舵，把帆脚绳系好，从船梢下面去拿那根短棍。这是把一个断了的桨锯成二英尺半长左右的一个桨把子。因为那个桨把子有个把手，他用一只手攥起来才觉得方便，他就稳稳地把它攥在右手里，用手掌弯弯地握着，一面望着鲨鱼的来到。两条都是“星鲨”。

他想：我要先让第一条鲨鱼把死鱼咬紧了，然后再朝它的鼻尖儿揍，或者照直朝它的头顶上劈去。

两条鲨鱼一道儿来到跟前，他看见离得最近的一条张开大嘴插进死鱼的银白色的肚皮时，他把短棍高高地举起，使劲捶下，朝鲨鱼的宽大的头顶狠狠地劈去。短棍落下的当儿，他觉得好象碰到了一块坚韧的橡皮，同时他也感觉到打在铁硬的骨头上。鲨鱼从死鱼身上滑下去的时候，他又朝它的鼻尖上狠狠地揍了一棍。

另一条鲨鱼原是忽隐忽现的，这时又张开了大嘴扑上来。当它咬住了死鱼、闭紧了嘴的时候，老头儿看得见从它嘴角上漏出的一小块块白花花的鱼肉。他用棍子对准了它打去，只是打中了它的头，鲨鱼朝他望了一望，然后把它咬住的那块肉撕去。当它衔着鱼肉逃走的时候，老头儿又揍了它一棍，但是打中的只是橡皮似的又粗又结实的地方。

“来吧，星鲨，”老头儿说。“再来吧。”

鲨鱼一冲又冲上来，一闭住嘴就给老头儿揍了一棍。他把那根棍子举到不能再高的地方，结结实实地揍了它一下。这一回他觉得他已经打中了脑盖骨，于是又朝同一个部位打去，鲨鱼慢慢吞吞地把一块鱼肉撕掉，然后从死鱼身上滑下去了。

老头儿留意望着那条鲨鱼会不会再回来，可是看不见一条鲨鱼。一会儿他看见一条在水面上打着转儿游来游去。他却看不到另一条的鳍。

他想：我没指望再把它们弄死了。当年年青力壮的时候，我会把它们弄死的。可是我已经叫它们受到重伤，两条鲨鱼没有一条会觉得好过。要是我能用一根垒球棒，两只手抱住去打它们，保险会把第一条鲨鱼打死。甚至现在也还是可以的。

他不愿再朝那条死鱼看一眼。他知道它的半个身子都给咬烂了。在他跟鲨鱼格斗的时候，太阳已经落下去。

“马上就要天黑，”他说。“一会儿我要看见哈瓦那的灯火了。如果我往东走得更远，我会看见从新海滩上射出来的灯光。”

他想：现在离港口不会太远了。我希望没有人替我担心。只有那孩子，当然，他一定会替我担心的。可是我相信他有信心。好多打鱼的老头儿也会替我担心的。还有好多别的人。我真是住在一个好地方呀。

他不能再跟那条大鱼讲话，因为它给毁坏得太惨啦。这时他的脑子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你这半条鱼啊，”他说。“你原来是条整鱼。我过意不去的是我走得太远，这把你和我都给毁啦。可是我们已经弄死了许多鲨鱼，你和我，还打伤好多条。老鱼，你究竟弄死过多少鱼啊？你嘴上不是白白地生了那个长吻的。”

他总喜欢想到这条死去的鱼，想到要是它能够随意地游来游去，它会怎么样去对付一条鲨鱼。他想：我应该把它的长吻儿砍掉，用它去跟鲨鱼斗。可是船上没有斧头，后来又丢掉了刀子。

话又说回来，当时要是我能够把它的长吻儿砍掉，绑在桨把上的话，那该是多好的武器呀。那样一来，我俩就会一同跟它们斗啦。要是它们在夜里窜来，你该怎么办呢？你有什么办法呢？

“跟它们斗，”他说。“我要跟它们斗到死。”

现在已经天黑，可是天边还没有红光，也看不见灯火，有的只是风，只是扯得紧紧的帆，他觉得大概自己已经死了。他合上两只手，摸一摸手掌心。两只手没有死，只要把两只手一张一合，他还觉得活活地痛哩。他把脊背靠在船梢上，才知道自己没有死。这是他的肩膀告诉他的。

他想：我许过愿，要是我捉到了这条鱼，我一定把所有的那些祷告都说一遍。但是我现在累得说不出了。倒不如把麻袋拿过来盖在我的肩膀上。

他躺在船梢，一面掌舵，一面留意着天边红光的出现。他想：我还有半条鱼。也许我有运气把前面半条鱼带回去。我应该有点儿运气的。可是没有呀，他说。你走得太远，把运气给败坏啦。

“别胡说八道啦，”他又嚷起来。“醒着，掌好舵。也许你的运气还不小呢。”

“我倒想买点儿运气，要是地方买的话，”他说。

我拿什么去买运气呢？他自己问自己。我买运气，能够用一把丢掉的鱼叉，一把折断的刀子，一双受了伤的手去买吗？

“可以的，”他说。“你曾经想用海上的八十四天去买它。它们也几乎把它卖给了你。”

他想：别再胡思乱想吧。运气是各式各样的，谁认得出呢？可是不管什么样的运气我都要点儿，要什么报酬我给

什么。他想：我希望我能见到灯光。我想要的事儿太多，但灯光正是我现在想要的。他想靠得舒服些，好好地去掌舵，因为觉得疼痛，他知道他并没有死。

大约在夜里十点钟的时候，他看见了城里的灯火映在天上的红光。最初只是辨认得出，如同月亮初升以前天上的光亮。然后，当渐渐猛烈的海风掀得波涛汹涌的时候，才能从海上把灯光看得清楚。他已经驶进红光里面，他想，现在他马上就要撞到海流的边上了。

他想：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不过，也许它们还要向我扑来吧。可是，在黑夜里，没有一件武器，一个人怎么去对付它们呢？

他现在身体又痛又发僵，他的伤口和身上一切用力过度的部分都由于夜里的寒冷而痛得厉害。他想：我希望我不必再去跟它们斗啦。我多么希望我不必再跟它们斗呀。

可是到了半夜的时候，他又跟它们斗起来，这一回他知道斗也不会赢了。它们是成群结队来的，他只看到它们的鳍在水里划出的纹路，看到它们扑到死鱼身上去时所放出的磷光。他用棍棒朝它们的头上打去，听到上下颚裂开和它们钻到船下面去咬鱼时把船晃动的声音。凡是它能够感觉到的，听见的，他就不顾一切地用棍棒劈去。他觉得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的那根棍，随着棍就丢掉了。

他把舵把从舵上曳掉，用它去打，去砍，两只手抱住它，

一次又一次地劈下去，但是它们已经窜到船头跟前去咬那条死鱼，一忽儿一个接着一个地扑上来，一忽儿一拥而上，当它们再一次折转身扑来的时候，它们把水面下发亮的鱼肉一块一块地撕去了。

最后，一条鲨鱼朝死鱼的头上扑来，他知道一切都完了。于是他用舵把对准鲨鱼的头打去，鲨鱼的两颚正卡在又粗又重的死鱼头上，不能把它咬碎。他又迎面劈去，一次，两次，又一次。他听到舵把折断的声音，再用那裂开了的桨把往鲨鱼身上戳去。他觉得桨把已经戳进去，他也知道把子很尖，因此他再把它往里面戳。鲨鱼放开鱼头就翻滚着沉下去。那是来到的一大群里最后的一条鲨鱼。它们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吃了。

老头儿现在简直喘不过气来，同时他觉得嘴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这种味道带铜味，又甜。他担心了一会儿。不过那种味道并不多。

他往海里啐了一口唾沫，说：“吃吧，星鲨。作你们的梦去，梦见你们弄死了一个人吧。”

他知道他终于给打败了，而且一点补救的办法也没有，于是他走回船梢，发现舵把的断成有缺口的一头还可以安在舵的棒头上，让他凑合着掌舵。他又把麻袋围在肩膀上，然后按照原来的路线把船驶回去。现在他在轻松地驶着船了，他的脑子里不再去想什么，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什么事



都已过去，现在只要把船尽可能好好地、灵巧地开往他自己的港口去。夜里，鲨鱼又来咬死鱼的残骸，象一个人从饭桌子上捡面包屑似的。老头儿睬也不睬它们，除了掌舵，什么事儿都不睬。他只注意到他的船走得多么轻快，多么妥当，没有其重无比的东西在旁边拖累它了。

船还是好好的，他想。完完整整，没有一点儿损伤，只除了那个舵把。那是容易配上的。

他感觉到他已经驶进海流里面，看得出海滨居住区的灯光。他知道他现在走到什么地方，到家不算一回事儿了。

风总算是我们的朋友，他想。然后他又加上一句：不过也只是有时候。还有大海，那儿有我们的朋友，也有我们的敌人。床呢，他又想。床是我的朋友。正是床啊，他想。床真要变成一件了不起的东西。一旦给打败，事情也就容易办了，他想。我决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容易。可是，是什么把你打败的呢？他又想。

“什么也不是，”他提高嗓子说。“是我走得太远啦。”

当他驶进小港的时候，海滨酒店的灯火已经熄灭，他知道人们都已上床睡去。海风越刮越大，现在更是猖狂了。然而港口是静悄悄的。于是他把船向岩石下面的一小块沙滩跟前划去。没有人来帮助他，他只好一个人尽力把船划到岸边。然后他从船里走出，把船系在岩石旁边。

他放下桅杆，卷起了帆，把它捆上，然后把桅杆扛在肩

上，顺着堤坡往岸上走去。这时他才知道他已经疲乏到什么程度。他在半坡上歇了一会儿，回头望了一望，借着水面映出的街灯的反光，看见那条死鱼的大尾巴挺立在船梢后面。他看见鱼脊骨的赤条条的白线，黑压压一团的头，伸得很长的吻和身上一切光溜溜的部分。

他再往上爬去，一到堤顶上他就跌倒，把桅杆横在肩上躺了一会儿。他试一试想站起来，可是非常困难，于是他就扛着桅杆坐在那儿，一面望着路上。一只猫从远处跑过去，不知在那儿干什么。老头儿直望着它，过一会他才转过来专望着大路。

最后，他放下了桅杆站起来，再把桅杆提起，放在肩上，然后走他的路。在他走到他的茅棚以前，他不得不坐在地上歇了五次。

走进茅棚以后，他把桅杆靠在墙上。他摸黑找到了一个水瓶，喝了一口水就躺到床上去。他把毯子盖到肩上，又裹住脊背和两腿，就脸朝下躺在报纸上，手心朝上，两只胳膊伸得挺直的。

第二天早上，他睡得正沉的时候，孩子来到了门口，朝里面张望着。这一天风刮得紧，漂网的渔船不能开出去，孩子睡了一个懒觉，跟每天早上一样，醒来后就到老头儿的茅棚这边来。孩子看见老头儿正在呼呼地打着鼾，又看见老头儿的那双手，他放声大哭起来，于是赶忙一声不响地走

开，打算给老头儿拿来一点儿咖啡，一路上一边走，一边还在哭。

好多打鱼的都站在那只船的周围，望着绑在船旁边的那个东西。一个人卷起裤脚管站在水里，用一根长绳子在量死鱼的骨胳。

孩子没有走下坡去。他早已到那儿去过，这时一个打鱼的正在替他看守着那只船哩。

“他怎样啦？”一个打鱼的大声地问。

“睡着呢，”孩子也大声地回答。人们看见他在哭，他也毫不在乎。“谁都别去惊醒他。”

“这条鱼，从鼻子到尾巴足有十八英尺长呢，”用绳量鱼的那个打鱼的嚷着说。

“我相信，”孩子说。

他走到海滨酒店去，要了一罐咖啡。

“要滚烫的，多放些牛奶跟糖在里面。”

“还要别的吗？”

“不要啦。等一会儿我再看看他能吃什么。”

“多大的鱼啊，”酒店老板说。“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鱼。你昨天提到的那两条鱼也是很好的。”

“让我的鱼都死掉吧，”孩子说着又哭起来。

“你想喝点儿什么吗？”老板问他。

“不，”孩子说。“对他们说，别来打扰桑提亚哥老大爷。”

我就回来啦。”

“告诉他，我很挂念他。”

“多谢你，”孩子说。

孩子拿了一罐热咖啡到老头儿的茅棚去，坐在一旁等他醒来。有一回他好象快要醒了。可是他又死沉沉地睡去，孩子不得不到大路那边去借一点木柴来，把咖啡再热一热。

最后，老头儿醒来了。

“别坐起来，”孩子说。“把咖啡喝掉吧。”他把咖啡倒了些在玻璃杯里。

老头儿把咖啡接过去一口喝掉。

“它们把我给打败啦，曼诺林，”他说。“它们真的打败了我。”

“它没有打败你。那条鱼并没有打败你。”

“是的。真的没有。可是后来鲨鱼打败了我。”

“彼得利科在守着船和船上的东西。那个鱼头怎么办？”

“让彼得利科把它切碎了做鱼食吧。”

“那个长吻呢？”

“你要你就拿去。”

“我要，”孩子说。“现在我们得安排安排别的事儿啦。”

“他们找过我没有？”

“当然找过。找你的有水上警察，还有飞机。”

“海洋很大，船小，不容易看出来，”老头儿说。他觉得多么高兴，现在他有人可以叙一叙，不再自言自语，也不再对海说话了。“我很想念你，”他说。“你捉到了几条鱼？”

“头一天一条。第二天又是一条，第三天两条。”

“很好。”

“现在我俩又要一道打鱼啦。”

“不。我没有运气。我再也不会走运了。”

“去他妈的什么运气，”孩子说。“我会把运气带来的。”

“你家里人该怎么说呢？”

“谁管它。昨天我已经捉到了两条。现在我们一定得一道去打鱼，因为我还有好多东西要跟你学呢。”

“我们一定要弄来一杆能够把鱼扎死的好矛，经常放在船上。你可以从旧福特汽车上弄来一块钢板叶子，做矛头。我们可以拿到关纳巴科阿去磨它一磨。应该把它磨得快快的，同时，要不炼一炼它就会断。我的刀子已经断了。”

“我再去弄一把刀子，同时把钢板叶子磨快。风要刮多少天？”

“大概三天。也许还要久些。”

“那么我要把什么事情都安排好，”孩子说。“你也要把你的手养好，老大爷。”

“我知道怎样调理这双手。夜里我曾经吐出过不知道什

么的一种怪东西，我觉得好象我的胸口上什么地方破了。”

“那么也把那地方好好儿调理一下吧，”孩子说。“躺下去，老大爷，我去替你拿一件干净衬衫来，还弄点什么吃的。”

“我不在家时候的报纸，不管哪一天的，拿一份来，”老头儿说。

“你得赶快好起来，因为我能跟你学会好多本领，样样你都可以教我。你吃了多少苦啊？”

“一言难尽，”老头儿说。

“我去把报纸跟吃的东西拿来，”孩子说。“你好好儿休息吧，老大爷。我到药房里替你弄点搽手的药来。”

“别忘记了告诉彼得利科，那个鱼头是他的。”

“我晓得。不会忘记的。”

孩子走出了门，当他走在破烂的珊瑚石路上的时候，他又放声大哭起来。

那天下午，海滨酒店里来了一群旅行家，其中一个女人在望着海水的时候，从一堆空啤酒罐和死了的小梭鱼中间看见了一根又粗又长的雪白的脊骨，最后面有一条庞大无比的尾巴，当东风把港口码头外面的海水不住地掀得波涛汹涌的时候，那条尾巴随着潮水一上一下地晃来晃去。

“那是什么？”她指着那条大鱼的长脊骨问一个侍役，现在那东西已成了垃圾，只等着给潮水冲走了。

“Tiburon<sup>①</sup>，”侍役说，“Eshark<sup>②</sup>。”他想对她讲一讲事情的经过。

“我还不知道鲨鱼有这么漂亮的，样子这么好看的尾巴呢。”

“我也不知道，”她的男朋友说。

在路那边的茅棚里，老头儿又睡着了。他依旧脸朝下睡着，孩子坐在一旁守护他。老头儿正在梦见狮子。

---

① 西班牙文，鲨鱼的意思。

② 古巴人用英语说鲨鱼时不准确的读音。

[ General Information ]

书名=老人与海

作者=

页数=99

SS号=0

出版日期=

V s s号=56311929